

# HONGYI

## 弘毅

总第171期

校园

青春

文学

主办 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2022-伍



## 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顺利加入百花校园 文学社团联盟

近日，东营市第一中学二月文学社顺利通过审核，成为百花校园文学社团联盟成员。

“百花校园文学社团联盟”于2022年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牵头创立，为公益性质，由全国100家中学、大学优秀文学社团组成。依托平台优势和作家资源，积极参与并丰富校园文学社团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和作品发表平台。联盟中心将为联盟成员免费提供百花文学期刊，以打造阅读空间，包括《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原创版》《散文》《散文海外版》《科幻立方》《文学艺术周刊》《微型小说月报》以及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其它书籍；对联盟成员的优秀文学作品择优发表；宣传报道校园文学社团的重要活动，向联盟成员提供专业指导，支持学校的语文学科建设。

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成立于2004年2月，同时创办社刊《弘毅》。十八年来，二月文学社先后获得全国九十九佳校园文学社团、全国中学百强文学社、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团等多项荣誉；



文学社活动室设立百花阅读角

社刊《弘毅》至今已出版170期，被评为山东省高中优秀社刊一等奖、全国中小学优秀校内报刊一等奖、全国中小学文学社团优秀社刊等。文学社指导老师胡爱萍在各类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曾获首届全国教师读书随笔二等奖、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提名奖等。

加入百花校园文学社团联盟，有利于促进我校文学社团的工作，激发学生对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对完善我校语文学科建设、提升学校文化品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月文学社)



# 叶子的一生

尘光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种人生哲理。

如果你将目光锁定在一片叶子上，你会发现它与其它叶子有太多太多的不同。即使同一棵树上同时落下的两片叶子，看似外形非常相似，仍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你从一片叶子出发，回溯它度过的一生，设想它生命中的每一时刻，你就会发现，这一片小小的叶子，承载着多么浩瀚的时空。

一枚叶子萌出了，发芽了，叶片伸展了，由鹅黄、翠绿，到青绿、苍绿，叶柄由柔和软弹到坚实硬直，叶脉由纤细致密到粗疏阔朗，一片叶子在时光里慢慢长成唯一的自己，直到被一阵风吹落，沉睡大地。也有的叶子没能够走到秋天，就在风雨或伤害中早早殒落。

不同的叶子，自萌发之时，就注定了它们的不同。

它们在一棵树上的位置不一样，是朝阳的，还是背阴的？它们所处的枝条，是在一棵树的下方、中间还是顶尖？是外缘还是中心？一棵大树有没有为它提供足够的保护？它与周围身边叶子的紧密关系是怎样的？有没有旁边的叶子为它遮挡风雨？叶子们遇到的每一阵风不同：风是暖的，还是冷的？是柔和的，还是狂暴的？叶子们面对风雨的姿势和态度不同：当风雨来时，它是以正面首当其冲，还是以侧身侥幸保全？……

一片叶子，它本身的强弱性是怎么样的？是细弱的，柔韧的，还是刚强的？同一棵树的叶子本应相同，但它们在不同的生命时刻经历相同的阳光风雨，或者在相同的生命时刻经历不同的阳光风雨，太多的不相同，造就了它们的不同。再或者，它们的一生中有没有遇到一只虫子，在它最需要茁壮成长的时候来伤害它？有没有遇到一只益鸟，在它正遭受虫子伤害的时候来保护它？……

即使被同一阵风吹落，叶子的归宿仍然是不一样的。有的跌入水洼，零落成泥，有的在路上慢慢干枯，被碾碎成尘；有的落在湖面上，倩影悠悠，与落花相媲美，最后也不免腐朽，归为泥土。

世间所有的生命，不过都像这一片叶子，按各自的剧本走完自己的历程。人生，亦只是一个过程。然，正是这过程决定了，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人间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生。

当我思考一片叶子的时候，一片叶子可能也在思考我；当我端详一片叶子的时候，它可能也在凝视我。一片叶子只能被动承受自然界的风雨，你我只能默默承受来自社会及他者的压力，同样无力、无助。但人毕竟不是叶子。人的自主能动性决定了，即使面对风刀霜剑，我们仍然有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不能改变基因，成为一朵花或一枚果子，但我们仍然可以做美丽的自己。

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美丽。



2022年9-10月  
(总第171期)

主 办：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封面设计：张晓彤

编辑出版：二月文学社《弘毅》编辑部

顾 问：史本泉 李士刚 马占武

社 长：秦汉杰

执行主编：胡爱萍

本期审读：王潇晗 赵文奇 张玮婷 秦汉杰

指导老师：胡爱萍 马素芳 朱卫卫

通信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园博路99号

编辑部电话：0546-6079779

投稿邮箱：eryuehongyi@126.com

二月弘毅空间地址：<http://1666490441.qzone.qq.com>

# 目 录 Contents

## 卷首语

1 叶子的一生 尘 光

## 本期特稿

4 行 舟 木 樨

9 我的高中自白与建议 贾志斌

## 情感地带

12 我 们 梅子酒

14 母亲·时间·我 蒯 屿

## 成长季节

15 未来可期 张友友

16 暑假生活实录 银满烔

## 静听世音

19 脚上的修养 张令爱

20 听 雨 孟岭峻

21 黄河口的鎏金 吕兆恩

22 日出之前 空 空

22 夜 雨 李玥宜

## 思想碎片

23 山下的风景 张媛媛

24 改变是必修课吗 茶天空

25 道德本源 空 空

## 校园故事

26 小 周 杨依冉

33 晚安，我的铁三角

#### 小说榜

37 长 吉

41 月光之下

44 诗

46 探花郎

#### 长篇连载

49 公寓（三）

#### 运动青春

53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55 恰是风华正茂时

57 校运会侧记

56 记者手记（一）

60 记者手记（二）

#### 呦呦鹿鸣

28 静

40 无 题

40 清平乐·雨夜桐花半落

#### 名作共赏

29 写给母亲

31 一些美好的树

由 彻

南 石

程嘉雯

席德佳

刘祥睿

秦崇皓

记者团

刘瑞康

张语恬

孙雨灿

秦汉杰

张元安

付琳洁

李玥宜

贾平凹

张 炜

宗 旨：引领语文学习，  
提高文学素养，  
繁荣校园文化，  
培养人文精神。  
口 号：让青春放飞希望，  
给理想编织翅膀

### 本刊声明

本编辑部对所  
有投往二月文学社  
《弘毅》编辑部的  
稿件拥有修改、选  
登及向其它杂志社  
推荐发表、参加征  
文大赛、网络发表  
之权利和义务。特  
此声明。

作者木樨，实名季思睿，东营市一中2015级学生，文学社骨干。2018年考入贵州大学，2022年成为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学硕研究生。《行舟》记叙了作者奋力考研的过程，希望能够给正在努力拼搏的读者朋友，带来启发和力量。

# 行舟

2015级 木樨

2022年7月11日，我收到了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在这之前，我在距离山东两千多公里的贵州挣扎着度过了本科四年的时间。

我想说说，我走向南大的故事。

## （一）

我的高考发挥得并不好。考数学途中意外流鼻血耽搁的十五分钟，再加上情绪受到的影响，数学这门我最有把握的科目生生少了十分。即使已经

过去了四年，在我敲下这几行字时，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那种铺天盖地的绝望。

最终，我被录取到了离家两千多公里的贵州大学，一个排名并不靠前的再普通不过的211。

刚到贵州的那一年我完全不适应。高中班里只有我自己考去了贵州，周围没有一个我认识或者同省的人；我听不懂贵州当地的方言，几次打车都被坑走百八十块钱；我吃不了辣，可是食堂连西红柿鸡蛋面都会放辣椒；我不习惯贵州冬天刺骨的湿冷，手上硬生生长了冻疮，又疼又痒。我记得我有几次晚上情绪崩溃，在寝室阳台给我远在山东的朋友打电话，难过到只顾得上哭。可是当我挂上电话，还是要擦掉眼泪，一个人面对眼前的一地鸡



毛。

那段时间我常常怀疑我高中三年从普通班到实验班一点一点提高自己的成绩是为了什么。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嘲笑我，嘲笑我当初的努力毫无意义。

在很多个夜晚，当我自己走在路上，吹着贵阳夜晚的风，看着路上的来来往往的行人，孤独仍然会翻涌着将我淹没。我记得我在最茫然和失意的时候写过一篇随笔，其中有一句话是，“与古代被放逐的才子们不同，我全无才气；再者，我并非被谁放逐，我放逐我自己”。

## （二）

随着时间推移，我不再像刚到贵州时那样无所适从，我的状态慢慢好了一些。

我开始自己备考英语，一次性通过了四六级，拿到出国交换的资格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交换。我参加了几次英语比赛，参加了很多个社团。大二下学期，我很幸运地遇到了我的导师，并在他的指导下作为负责人申请到了学院唯一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我找到了我想要的方向，意识到或许

自己真的适合做科研这件事情。我记得在我交上科研项目申请书的那一天，我的导师发消息给我说，“本科毕业论文到时候跟我做吧。”

现在想来，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或许我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差，或许，我也可以是一个优秀的人。

## （三）

转眼到了大三下学期，我主持的科研项目经过一年的稳步推进进入了收尾阶段，我开始着手撰写项目的论文，我的学习和科研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可是同时，我却面临着一个大学四年来最重要的问题，我要考研去哪里。

考研和高考不同，高考是出分数后再填报志愿，因为明确自己的分数和排名，可供填报的志愿数量比较多，所以可以报考很多个志愿，即使没有录到自己想冲一下的学院，也可以录到自己选择的保底院校。而考研在每年的12月月底进行，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暑假8月份左右开始准备，但是10月初就已经要进行志愿的填报了。由于各个学校专业课考试的题目都为自主命题，因此即

使是不同学校的同一门专业，参考的教材、考试的题型、数量和难度也会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考研的志愿只能选择一个。换句话说，当考生在电脑上选中想考的学校和专业后，即使距离考试还有三个月，也完全没有回头的余地。

因此，我在备考初期选择院校时纠结了很久。考本校试题会简单很多，专业课有一定优势；我本科的导师能力很强，我对导师研究的方向已经有了大概掌握；学院实验室的一切我都已经熟悉了，很容易进行科研工作。从各个方面来看，报考本科学校的研究生都是最稳妥的选择。

可是我发现，即使我暗示了自己那么多次，即使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自己考本校有多么容易，心底却还是有一个很轻但是不容忽视的声音在说，有没有可能，你可以考上南京大学呢。

我高中的时候是梦想过考到南大的，甚至可以说对南大一见钟情。然而我的实力实在是差了太多，最终高考时差了几十分。我曾经以为我这一生都不会有机会踏进南大的大门，可是如果高考的时候我不够好，

经过四年的沉淀，我是否有那么一丁点儿可能，走到她的面前。

南大很难考。我的专业是南大最王牌的专业之一，分数线很高。而且我想要报考的学硕，每年研究生统考招进去的人不过十几个而已。要从贵大这样一个学校考过去，真的没有什么优势。

思考了一周的时间，我买了南大的全套专业课资料。

是很难，可是我想要。

#### （四）

考研一共考四门科目，政治、数学、英语和专业课。我开始得不算早，大三的暑假才开始复习数学和英语，而最开始的那两个月就几乎把我扒了一层皮。

高数、线代的知识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辅导书上每一章都是自己的盲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找到网课的资源，一点一点逼着自己把内容看下去，做好笔记后把资料书上每一章的几百道练习题按照试卷的格式写在草稿纸上，两个月就写了厚厚一摞。刚开始学的时候总是找不到正确的思路，即使在听网课的时候觉得自己

明白了，在做题的时候仍然会一头雾水。咬着牙一道题一道题地啃下来，煎熬到想把自己连同书一起撕干净。

即使是我觉得比较拿手的英语，在我暑假刷第一套真题的时候也让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即使高中时候的英语水平还勉强说得过去，可是大一考完四六级后就没有再逼着自己刷题，导致水平完全不受控地后退了一大截，甚至一套题目都没有耐心做下来。我看着真题上错了一多半的阅读，一边难以置信，一边不死心地又做了一篇，接连几篇下来，我终于接受了自己现在英语水平稀烂的事实，开始订正最开始做的那一套题目。

我知道自己就是在从零开始。重新开始背单词，重新开始刷题，重新开始看数学的网课，一点一点吃透那些自己在一大二勉强及格飘过的高数和线代。那种看不到希望的煎熬，甚至让我每天写项目论文的那几个小时都变成了相对休闲的时间。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高考时候的遗憾，我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 （五）

开学后，撰写科研项目的论文和补做实验又占掉了我一个月。等到我终于开始全力以赴地进行备考，距离考研只有一百天了。为了加快复习的进度，我常常熬夜到两三点，第二天一早又出门去自习室。而在我进度终于不用那么着急了的时候，我却开始频繁地头晕，甚至有一次断了意识。因为不想耽误时间，我拖了好久才去医院。原本以为顶多是没有休息好的缘故，结果诊断下来，医生说是脑血管狭窄。

脑血管狭窄。走出诊室后，我站在医院的走廊上一阵恍惚，不知道在原地站了多久，才自己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学校。当晚我照例拿着专业课的课本下楼，却破天荒地想着天上的月亮开始发呆。我头一次怀疑，和身体的健康相比，考研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我给远在山东的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开始噼里啪啦地掉眼泪。当天晚上我把自己这段时间做的事情全部复盘了一遍，最终告诉我自己，考研是一场持久战。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即使我真的考上了研究生，也一定无法全力以赴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开始注意调整自己的状态，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状况终于有了好转。当我最后一次去复查的时候，医生说目前看起来还可以，注意休息应该不会有碍。

走出医院时，我长呼了一口气。

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 （六）

在距离考研只有四十余天的时候，我英语的水平基本稳定下来，却发现我数学的水准并不乐观。之前刷历年真题的时候每套题的分数就只有五六十分，那时我还可以安慰我自己说是因为没刷过套题不习惯。但是后来做难度更高的模拟卷时，我发现我的分数仍然处在三四十分。我终于意识到，如果我继续掩耳盗铃般地不做任何改变，我就真的要完蛋了。

一起备战的一个朋友知道我的现状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做过几套模拟题了？”得知我不过刷了四五套，他问我：“你觉得这个数量可以吗？”

……当然不行。

我开始刷题。早上到自习

室后卡着考试的时间做一套，对完答案改完错去吃饭，下午再做一套，改完后去楼下背专业课；晚上宿舍楼快要关门时从自习室跑回去，简单洗漱后坐在宿舍一楼的大厅里再做一套选填，全部订正完再上楼睡觉。在刷了四十几套模拟题后，我的数学真的从四五十分稳定到了一百零几。这个分数在考研里不算拔尖，但至少终于不会成为我的累赘。

至于我最头疼的专业课，最核心的三本课本每本都有五六百页。我这样抵触背书的一个人，居然能把自己逼到在楼下一坐就是一下午，整本书的框架都能默写出来，所有的细节和前因后果都如数家珍。

那段时间的我每天除了刷政治和英语的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基本都是数学和专业课各占一半。我总是会感到焦虑，烦躁到想把书丢出去，却一遍又一遍地冷静下来逼着自己继续学。我常常觉得自己学不完了，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用；可我同时又被繁重的学习量弄得身心疲惫，睡前都会想，如果一觉醒来就已经考完研了该多好。

我其实不太知道那段时间

我是怎么过来的，只记得有天晚上我照例在自习室楼下的路灯旁背书，在宿舍楼还有五点钟关门的时候收拾东西往回走。贵阳的冬天一如既往的冷，我把手揣在口袋里，缩着脖子看空无一人的路上昏黄的灯光，忽然怀疑这样的日子是不是永远没有尽头。

路灯沉默不语。

### （七）

因为我的本科学校不允许考外校的学生在本校考试，我和我另外两个考外校的室友一起提前订了酒店，去贵阳其他大学的考场考试。临去酒店的前一天，我照例搬着小凳子下楼背政治。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由于昨天刚下了雨，花坛旁边的青苔松松软软的。我坐在椅子上抬起头，看着一大群鸟从头顶掠过。我心头一动，在平板上给两个月后查成绩的自己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两段是这样的：

“……

“我曾经一下午六个多小时把水控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我曾经一天之内做完了三套数学题，我能够每天坚持背三百多个单词，甚至可以一天背



二十多道政治大题。我踏踏实实地努力过了，我在竭尽所能轰轰烈烈地奔向终点。所以我想，我其实够资格说出那句话了：

“——考得上是一种飞升，考不上也是一种飞升。”

### (八)

之后的一切都奇妙得不像话。在2月份出成绩那天查到自己的成绩后，我满心欢喜地以为一定能过线；可是电话咨询时才知道自己排第九，发现按照考研前南大公布的招生目录刚好擦边进不去。本来在情绪崩溃好几天之后终于收拾心情准备调剂，却在3月24号的

时候收到了扩招和一周后复试的通知，兴奋到在大街上给好朋友打电话，饭也不想吃了，转身冲回学院自习室做复试的PPT。

我们这一级的复试是历年复试中第一次有实验笔试，题目出来发现一道题都没见过，硬着头皮按照自己的理解胡编乱造下来，居然还得了很不错的分数。面试的时候原本规定一个人面试十分钟，结果到

我的时候在提问的环节问题一个比一个刁钻，足足问了二十分钟才到下一个。我郁闷到走在路上给朋友打电话，说南大复试这么难，是不是就为了锤炼我。

4月2号，官网公布了所有复试考生的排名，一共录十二个人，综合下来我排名第七。

4月15号，我在拟录取名单上看到了我的名字。

现在说来似乎很平淡，仿佛我的情绪完全没有起伏。然而事实是，从决定要考研一直到最终收到被录取的通知，我不知道悄悄哭了多少次。大一

的失意，大二的迷茫，大三的疲惫，大四的煎熬和痛苦。一切的一切，都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有了答案。

敬我在自习室和实验室通宵的每一个夜晚。

敬我轰轰烈烈、始终奔跑前行的勇敢。

### (九)

其实我想说的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想，我还是应该给自己一个结尾。

我知道，我依然不是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我所努力考取的南京大学，对别人来说或许只是他们本科的起点。但是与别人的看法相比，更重要的是，我终于成为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希望你也是。

考研前我写给自己的那封信里，末尾有两句话，我想说给那个跌跌撞撞的我自己，和每一个看到这里的你。

别怕。

抬起头勇敢地向前走吧。



完笔于 2022.7.29 凌晨 2:07



贾志斌，市一中2019级29班学生，班主任于向平。现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高考班级增量第一，进步1400名。这是贾志斌同学受班主任于老师之邀来母校为高二学生作报告时的稿件，这里刊登出来，希望能给学弟学妹们一些启发。

## 我的高中自白与建议

2019级 贾志斌

首先感谢于老师给我这次与同学们交流学习的机会，也非常高兴作为一位学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成长、学习感悟。

第一，不要因为过去成绩不好而自暴自弃，现在努力学习还来得及。

我的高考成绩一般，平时也算不上优秀，唯一值得自豪的是我这次高考中的逆风翻盘。

可能正因为我有过这份经历吧，之后每次看见别人妄自尊大或者被轻视的时候，就一直想要试图告诉或者说这个人，希望他能够重振自信与斗志，说是给这个人“煲鸡汤”也差不多。曾经我也喝过这样

的“鸡汤”，在网上、在书里，什么穷鬼变富翁，什么青蛙变王子等等，看过这方面的童话故事，也听说过这方面的真实事例，但无一例外，我当时感觉这些对我来说都太遥远了，遥远到我从来没有过感触，更谈不上什么一瞬间醍醐灌顶了。

我初中网瘾成性，每天熬到凌晨两三点钟，只为多打几个小时游戏。也许撞了大运，中考超常发挥，进了咱们市一中国际班。开始高中学习，暑假许下的“进一中好好学习”的承诺很快就抛之脑后，消散于课堂上的熟睡之中。2020年的春天，因疫情爆发，学校安排了近五个月的网课，我连钉钉都懒得打开。可想而知，高

一快要结束了，我还只能在开学的恐惧和安于现状的麻醉中继续浑浑噩噩。终于可以进学校上课了，我茫然地进了校门，就像小孩第一次进幼儿园一样恐惧、焦虑，我只能希望有一些同学在上网课时和我一样自我放逐，然而让我失望了，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只是有所懈怠，不像我那样自由。

那时恐惧、自卑、慌张、孤独包围着我，仅剩的那点自尊提醒我，我必须奋起直追，追上他们，和他们一样。于是，我开始努力了，可是“坑”太深了，太久没学习了，如何学、学什么，我像一只无头苍蝇盲目乱撞，表面上的忙碌与刻苦也没换来考试成绩的进步，高

一的末期，三次考试，无一例外全班倒数第三名，全是倒数第三名，好像和我前两个月的刻苦没有半点关系。个别同学的漠视与嘲讽，最后的理智与自尊被溃然冲垮，期末成绩出来之后我请了假，试图躲避那一双双质疑与不屑的眼神。那段时间，我更加孤独和愤怒，但无可奈何，有什么用呢？自己的内心戏只能给自己看，落幕之后，只能剩下沉默。

不正是沉默之后，会迎来爆发么？英语教研室贴着这样

一个横幅，“我虽然走得很慢，但从后退”，这是美国总统林肯说的。语文课本上《论语十二章》，子曰：“譬如平地，进，吾往也。”这些对我启发很大，我开始不再急功近利，只是默默地努力，希望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我坚信着“天道酬勤”，秉持着哪怕累死也仅考个倒数第一名的态度，不管成绩，不顾别人，往前走就行了。探索不也是这样吗？你不会知道你到哪里，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遇到宝藏，只有走，唯有往前走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哪怕最后走到尽头仍一无所获，你不也释然了吗？毕竟你去追求了，尽力了，你不会后悔，不会后悔当初，也不会后悔自己。当然，这听起来很丧，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追求，命运真的会让你一无所

获吗？不会，你会满载而归，也许走一段路就会发现宝藏，也许要长途跋涉，命运不会亏待上进而努力的人，正如他们不会辜负自己。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正如刚才说的，并没有想象中的无所获，尽管结果平平无奇，但我而言，就如同洒了一年汗水的果农，秋季收获了自己的果一样，无论多少，无论优劣，无论苦甜，都很知足，都很欣慰。

就这样，我收获了“鸡汤”，一份属于自己的“鸡汤”，这份鸡汤不会再像是以前那么遥远，因为这是我自己煲出来的。在品尝这一份“鸡汤”的美味时，我同样也希望大家，无论过去，无论现在，无论将来，哪怕在人生中，如果有和我曾经类似的处境，一定要记住：要自信，挺直向前走的腰杆；要自强，在黑暗中寻觅希望。无他，但求无憾。

当然，如果有人还沉迷在自我的麻醉当中，自我放逐，那么我也希望你记住我的这一惨痛教训。过去、现在欠下的债，未来会百倍地要求偿还，不论哪种形式，不论时间长短。



我曾经无数次为自己当初的不学无术而忏悔，不过我是幸运的，因为它把还债的日子定在了高中，尽管会更累更苦，但还来得及。如果我一直这样欠下去，一直欠到步入社会，很难想象我需要用多少的苦累和时间来偿还。所以，真心希望大家珍惜这段时光，珍惜这一段辛苦，在之后的学业之路上，再接再厉，你追我赶，相互帮助，相互成就，这也算是我对大家的一种祝福吧。

第二，不要纠结每一次考试成绩，要不放过考试反映出的问题，并针对性加以解决。

可能大家有时候还仍然因为某次考试或测验的成绩不理想而对自己有所怀疑，尤其是到了高二的末期，眼看着步入高三，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我也曾与你们一样，有过类似的过程。但后来才明白，每一次考试，都是一个学习阶段的检验，可以检验出你需要改正的错误或需要补上的知识漏点。譬如语文成绩差，其中古诗词部分扣分多，那就多背诵；文言文部分错误多，那便

多整理字词。再譬如数学成绩不好，要分析哪一模块扣分多，接下来就多练练那一模块的题。即使是算错数、抄错题，甚至是涂错卡之类的，也不可一笑而过，这种粗心大意，同样也是弊病，我们要牢记于心，小心谨防，在之后的每次考试中养成严谨和仔细的习惯。英语也是一样，阅读、听力、写作、语法等，哪一部分出问题，都要认真对待，有针对性解决。这才是考试的真正用意与价值。

第三，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高三复习上，要重视高二这一年的基础知识学习。

高二这一年，主要是学习新知识，课本知识为主，一定要重视基础。准高三，开始一轮复习，也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以补漏和巩固为主。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绝对不可以认为，因为有后续的复习，而将前期新课来敷衍了事，随随便便。恰恰相反，要非常重视，打好基础。如果抱着侥幸心理，寄希望于复习，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在复习的无力中后悔。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

现在敷衍过去，一年后再复习，几乎和上新课没什么区别。复习并不是从头再来，基础知识也仅仅是略过。因此，接下来的高二这一年极其重要，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

最后，希望我的母校，能够在一中精神的驱动下，蒸蒸日上。学子游天下，心系一中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的恩情。在我最迷茫的时候，谢谢学校给我的机会；在我最困惑的时候，谢谢老师的鼓励；在我最挣扎的时候，谢谢一些同学的帮助；在我最艰难的时候，谢谢父母日日夜夜的陪伴。正因为他们，我才得以笑谈过去；正因为他们，我才得以铸就如今；正因为他们，我才得以展望未来。

谢谢他们，我从来不是独自在逆境中孤军奋战。

同时，祝福学弟学妹们学业有成，祝愿各位老师桃李满园，我与你们同在。正如一开始那句话——我以一中为荣！无论过去，无论现在，无论将来。



# 我们

2021级15班 梅子酒

又要用俗套的方式开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高中开始，我的生活好像开了二倍速，一切都过得很快很快，好像什么都抓不住，又仿佛抓住了很多东西。值得庆幸的是，在这缓慢而笨拙的路上，我的身边一直有一群很可爱的人在不停地治愈这疲惫的生活，她们在拉着我慢慢变好，我也在好好生活。可难过的是，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的快乐也仅仅只有半年。

2021年8月29日 初识

“你好，我是XXX。”这是进入高中班级以来打招呼的第一位同学。开学前看到班级群发的宿舍表，看到了一个名字，总觉得在哪儿见到过，无意从QQ好友列表中发现了这个名字——冉。强烈的第六感让我觉得，我们会成为朋友。开学那天领名字标签，那个熟悉的名字在耳边回荡，我心中泛起阵阵欣喜。一抬头，是一

个穿着白色T恤，扎着高马尾的小姑娘。她有点吃惊地看了看我，也回了句“你好”。尽管场面有些尴尬，但那却是我们友谊的开始。日后的书信中，再也提到“咱俩的交流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没有之一，你是我在教室里说话的第一人”。我们都是彼此在高中生活中说话的第一人，也是彼此很重要的人。

在一群穿着短袖运动裤的同学中，穿着裙子的亦格外的亮眼。那天骄阳正好，从梧桐树散落下的光打在那个少女的身上，光是那一眼，就让我久久不能忘，她笑起来的时候仿佛温暖了整个世界，但是她不笑的时候也总是板着脸。亦是我的舍长，我当时还在想，这小姑娘咋这么凶，以后可能得罪她。后来的交谈中我才知道，她同样觉得我很凶。印证了“每一段友谊的开始，都觉得你这个人不太好相处”这句话。

军训时的洁，兜里总是揣着一把梳子，一到休息的时候就开始梳头。那一头短发干净利落，眼神清澈。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很多的交集，也早已忘记了和她说的第一句话，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好朋友。在聊天中意外发现，我和洁在同一所初中，只是从未见过面，家也只隔了一条马路，或许这就是缘分吧。

我也记不清我们四个具体是怎么玩到一块的，但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快乐。平凡的我们谱写了不平凡的故事，或许，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诠释。

2021年11月10日 泡面风波

活动课照例是回宿舍洗头，那天心血来潮，我总是馋那一口泡面。下课跑去超市买完泡面匆匆蹿回宿舍洗头，头发还没有擦干，便躲在柜子后面准备享受美味。听到有人敲门，探头一看，门上的玻璃也只露了一个脑袋顶。我以为是

亦，也没多想便兴冲冲跑去开门，正准备给她安利新的泡面口味，一开门，我傻眼了。泡面的香味飘到了值班老师的鼻子里，老师推开门严肃地说：

“谁让你们在这吃泡面的？”并且拍了照片发到了年级群，没有经历过这些的我慌神了。经历一番密谋，我和另一位吃泡面被抓的同学决定主动找班主任认错。寻找无果，却在回宿舍的路上碰到了“凶神恶煞”的班主任。看到那张满是愤怒的脸，我害怕了。批评教育过后，也到了午休的时间。躺在床上，饥肠辘辘，摸着还没干透的头发，一瞬间所有的情绪涌上心头，眼泪也控制不住。现在想想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些什么，只记得一个人躲在卫生间哭了一个中午。再和亦在隔壁宿舍，听到了我的哭声也急匆匆赶了过来。我抱着亦哭了好久，冉和洁也在一直安慰我。那会觉得，有她们在，真好。每当我处于低谷期的时候，身边总有她们真心实意地对我好，常陪在我身边给我救赎。她们每一次都能无条件温柔地接住差劲的我，从未离开的身影支撑我熬过一个又一个黑暗的日子，给我无限的底气和能量，带我逃离所有的不开心。让我知道

我始终被安稳地爱着，有做任何事情的勇气。从那以后我也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再也没有活动课的时候吃过泡面。

#### 2022年1月1日 最炫民族风

元旦晚会，我们作为班里的活跃分子，也积极报名了元旦节目。新年新气象，但不知道为何班里没有欢快的气氛。唱完一首情歌后，我们突发奇想，秉持着“土到极致便是潮”的理念，唱一首《最炫民族风》活跃气氛。曾经风靡大街小巷的歌曲也成了整场晚会的高潮。全班同学都参与其中，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付老师也来带动了氛围。那天晚上，买好了奶茶和零食，我们在宿舍彻夜长谈，聊过去聊现在聊未来。你一句我一句从十一点聊到了两点。（很幸运，没有被值班老师逮到。）

#### 2022年1月14日 分离

总以为我们可以天长地久，可不得不来日方长。总以为为时间还长，离分班还远，本以为可以上完新闻课，本以为……一切都是那么猝不及防。当老师进来读分班名单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要分离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憋了

一天的眼泪不能现在流。但感情骗不了人，我和亦在储物间，看着彼此红了眼眶。明明只在一起了半年时间，却总感觉比初中四年的感情都要深。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很磨叽，想和她们多待一会，哪怕就一会儿。

我们四个在不同的班级，看着不同的灯火阑珊，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一起上课一起打闹。刚分完班的那几天很不适应，一回头看到的再也不是那一张张熟悉的脸。也顾不上什么违纪不违纪，每天下课都串楼层去找她们说会话。每天总是要翻翻我们之间写的信，是选了大文的原因吗，总是那么的多愁善感。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了很多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奈何时间有限，篇幅有限，原谅我的词不达意。看了太多写友情的文章，只觉得自己写的，才是属于我的友情。希望我们的友情不会因为路途中遇到新的人和事而散场。感情不再浓烈但一直存在，我们不能时时都在一起，不能第一时间分享彼此的快乐与不快乐，但当我们遇见时，一切都不会改变。

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 母亲·时间·我

2020级31班 蔺 屿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日记本的第一页，小小的我在上面写下歪歪扭扭的一行字。

妈妈在我小时候总是很忙，每天清晨她都会把我送到奶奶那里，也总会在晚上把我接回家。小时候的我不知事、不懂事，只听懂她说去挣钱给我买好吃的，好玩的。听到这些，我便特别开心，没有妈妈陪伴的烦恼也一扫而空。每当有阿姨来问我“妈妈去哪了？”我总会咧着嘴，举起右手，拇指和食指上下搓动，神秘地说：“挣大钱去啦！”像是在进行秘密对话。那时的我只知道零食和玩具带来的快乐，却不了解这些快乐需要怎样的付出。

后来，我上了学前班，暑假里妈妈带着我一起跑出租。炎热的夏天，毒辣的太阳……我常常吵着闹着要回家。但妈妈不同意，她担心我一个人在家会不安全——新闻上多发的

事故让她提心吊胆。而奶奶要照顾生病的爷爷，不方便再照顾调皮捣蛋的我。于是拗不过妈妈的强硬，我只能服从妈妈的安排，仍旧抱怨着太晒太热。这时，妈妈就会打开空调——她在30多度的酷暑中也舍不得打开空调。似乎一切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但我开始晕车，经常吐得天昏地暗。小小的出租车上突然多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塑料袋。一次，我因为晕车身体十分不舒服，躺在车上闭眼休息——妈妈告诉我，难受就睡觉，睡觉就感受不到了。朦胧睁眼，借车外的阳光，我看到有晶莹在她眼中闪烁。

但也总会有带不上我的时候，通常是因为乘客多而满载了。这种时候，妈妈会买一碗老酸奶给我，这是我曾经跟她说过的好吃的东西。离开之前，妈妈总是再三叮嘱我不要乱跑，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每次也都会在最后说上一句：“吃完酸奶妈妈就回来了。”但很

多次，从太阳被云朵一点点盖住，到逐渐下沉；从风一遍遍走过街道，到停脚休息，那辆熟悉的出租车始终没在小区门口出现。我迈开短短的腿焦急地跑去问车场的其他叔叔：“我妈妈怎么还没回来。”他们跟我开玩笑般地说：“你妈妈不要你了，她坏不坏？”我不允许任何人说妈妈的坏话，挺着小身板，眼圈红红地反驳：“不，妈妈最爱我了，我妈妈是最好的妈妈。”说完，我就气鼓鼓地蹲坐在树下等。我依旧十分焦急，像热锅上的蚂蚁，每隔一会儿就忍不住要起身向门口眺望，那辆让我熟悉的出租车有没有像我期盼的那样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等到妈妈回来，我飞奔过去抱住妈妈，噌噌地爬到妈妈腿上，仰着头跟她告状，跟她说我做过的所有事情。而妈妈面对着我的时候，永远是温柔的，她倾听着我天马行空的想法，倾听着我的所有。

时间如白驹过隙般从指间

# 未来可期


2022级12班 张友友

流过，我已成为了一名高二学生，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无忧无虑地扑进妈妈的怀抱，趴在妈妈的腿上说出天真可爱的话语。时间似乎夺走了我面对妈妈说出“我爱你”的能力，甚至连对她讲述生活中的日常也羞于启齿。

但妈妈依旧是那样，她会在我委屈时用最温柔的声音开导我，会为了我回家做出一桌子“家的味道”迎接我，会因为我而改变她的准备和计划。就像冈察洛夫说的那样，母亲的爱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对我而言，我的妈妈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女人，她给了我所有，却不求任何回报。我多希望时间能走得再慢一点，能让我仔细看看妈妈的黑发怎样一根根变成银丝，让我仔细看看皱纹怎样一条条爬上妈妈的脸颊，让我仔细看看妈妈的脊背怎样一点点弯曲。

顺着日记本，我翻到了最后一页，稚嫩的笔迹顺着时光长河记下了点点滴滴。

在最后的空白处，17岁的我坚定有力地写下：

“无论何时何地，妈妈永远是最好的妈妈，无可替代。”

瓦蓝的天空里徜徉着几朵悠闲的白云，我想它们一定经过朝霞的洗礼，又将走向晚霞的绚丽。

六月，让我在和煦里有一点点乏力；六月，让我的向往又多了一丝丝忐忑。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准确地说是不知道用怎样的文字把这段日子完整地串起来，使它们如绚丽的水晶般，不失原样地保存下来。

故事的开端是秋菊霜序，少年以不羁之心行于天地之间。黑板之上，暖橙色的阳光照耀之下，是迎新生的标语。凌乱的书籍之中，少年翻阅着每一本。

故事的结尾是荷月细雨，晚夏的风轻轻拂过一草一木，少年的愿望在窗边喊出，漫天的试卷从高楼撒下，少年怀揣对未来的向往，此刻艰苦似乎也因年少而黯然失色，少年的欢声笑语遍布整个校园。穿过时间的长河，这些将永远被铭记。

校园的操场上有几株蒲公英已经悄悄地顶出毛茸茸的降落伞，他们就要离开母亲温暖的怀抱，向生活的更深处更高处飞去，山坡，水塘，田地……任何一处落脚点，都是新的生活赐予的磨砺。我常常想起一句话——我们要走窄门和狭道，因为只有少数人才能全程缩紧身子靠毅力通过。四年的时光不是简单的一句日复一日就能一笔勾销的，也不是风雨兼程的家校往返能诠释的。语文课本上那一页页红的批注蓝的拓展就像热气腾腾的八宝饭，喂养着我们，而我们又像二郎神，把数理化幻化成能战胜天兵天将的三叉戟，蘸着灯光奋笔疾书。一次次重叠，一次次压缩，且不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单看“学海无涯”“苦作舟”。岁月因青春慨然奔赴而更加美好，世间因少年挺身而出才更加瑰丽，我们不是拿着手机的低头一族，而是手握笔杆南征北战的战士。

散发油墨香的学生时代是

最不可辜负的，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理想又为之敢想敢干的年龄，青涩的脸庞开始褪去代表稚嫩的绒毛，长大的信号就像校园里那棵高大的榕树，花未荼靡，氤氲的气味已经从树顶一泻千里流淌开来。终有一日，我会像蒲公英一样，渗透着母校的培养，乘着风奔赴下一场热爱；也会像那只大鹏，“绝

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我坚信的青春赤诚无悔，是深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剽悍又豪迈的情怀，我理解的未来是一个攀登的过程，偶然的坠落是为了升得更高，所有的泪流满面都是我们披荆斩棘的答谢礼。

六月是花草萌动的延续，六月勃勃生机，六月是我们绽

放的季节，十六岁的天空，如春光般美好，似清水般澄澈，怀揣小欢喜在深夜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春嫩不惧寒，少年不畏难，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 暑假生活实录

2021级2班 银潇焱

### 关于“泥浆水”

“走了兄弟们，今天哥请你们喝泥浆水。”向来习惯于一分钱一分钱精打细算的我难得阔气了一回，指间夹着一张知了咖啡的卡，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书店。

“泥浆水”这个称呼还要追溯到六月份的一个星期一，高三的考试高二的内卷初四的备考，正是我等没有半点思想觉悟的高一同学摆烂的大好时机。瑜老板连吃了几天肯德基略感不适，遂请我们喝冰美式的时候并没有点上那属于他的

一份。

我和毛毛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我们只是一边对我的平板上的游戏战术布局指指点点，一边悠悠地将劣质工业糖精奶精加到塑料杯里。

“你们在干什么！”瑜那张面瘫的脸上满是惊恐，“你们为什么会有喝‘泥浆水’这种特殊的爱好！我不理解！”

彼时我还在用喝热饮的塑料吸管搅动着杯里的冰块（不好意思，本人是那种娇气到有些矫情的类型，有塑料吸管绝

对不用纸的），闻言一愣，低下头仔细一瞧，奶棕色的液体裹挟着冰块正在我的注视下缓慢流转。还真挺像泥浆水。

“实不相瞒，这正是在下的一大爱好。”我狠狠吸了一口，表情瞬间变得扭曲——真难喝。

我们迅速对“泥浆水”这一新名词下定义：

“其实咖啡中是可以加奶或者糖的。”瑜以一种喝咖啡专业人士的口吻说。

“但是加了劣质工业糖精奶精就可以被我们称为‘泥浆水’。”我故作深沉地喂了一

口“泥浆水”。呕，真难喝。还是我习惯的速溶咖啡适合我。

我最后还是慢慢把“泥浆水”喝下去了，慢到冰块已经少了一大半。没搅匀的咖啡中糖精残存在底部，附在冰块上，在电子屏的映衬下流光溢彩。

好吧，我承认，我们三个素来是习惯将那些束缚人的规矩视为无物的，包括自己定下的规矩。从此“泥浆水”便成为了咖啡的代名词，我们疯狂滥用，并且乐此不疲。

话说回来。我们三个走进了咖啡店，我带着一副暴发户的小人得志的嘴脸，大手一挥让他们随便点。瑜十分熟练地选择了冰美式——显然是对其爱得深沉。我手里还提着杯从蜜雪冰城花几块钱买来的果茶，于是只剩下毛总，还在十分认真地看着菜单做出取舍。

“卡布其诺！一点也不苦！”我快活地捣乱。——多年以后，面对毛总选咖啡，我仍会想起喝速溶卡布其诺时加了三杯奶和五大勺糖后依旧被苦得死去活来坐在沙发上惨叫的那个下午。

“对！选卡布其诺！”瑜也帮腔，我们往后仰，对视一眼——掩饰都懒得掩饰的恶意。

毛总认可了我们的傻主意。

“怎么样！是不是一点也不苦！”我看着高冷的毛毛极有总裁风范地呷了一口“泥浆水”然后面不改色地低头帮我打游戏，不禁出言询问。“嗯……奶味挺重的。”毛毛仔细回味着舌尖上的味道。

我愤恨地扯下果茶的外包装，一把抹去壁上的水珠，狠狠吸了一口，冰镇饮料凉得我一个激灵。

难不成我当初喝的是个假的卡布其诺？

卡布其诺的杯子，洁白的同时有着优美的弧度；卡布奇诺的拉花，线条干净漂亮；帮我打游戏的毛总，喝卡布其诺的时候更是帅得如天神下凡。堪称艺术品的卡布其诺！应当被放进卢浮宫的卡布其诺！有只虫子飞进去溺死倒也不失为一种“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欧·亨利式戏剧性收幕。

毛总无语地将杯子往中间一推，我和瑜伸着脖子，随后不给一点面子地大笑。

“没关系的毛毛，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幸灾乐祸，用长辈安慰小辈的口气说，“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十倍呀毛毛。”

## 海底捞那些事儿

毛总是我们三人中唯一一个生日在长假中的人，为了这一天的狂欢我早早定下了海底捞的方针。私下里我和瑜经过商讨，一致认为礼物应当让毛毛“眼前一亮的同时两眼一黑”。

“别让我两眼一黑就行。”不得不说毛毛真是对我们了如指掌。

“我不吃辣，我要番茄锅底。你们要是敢把麻辣锅的勺子放到番茄锅里我就弄死你们。”我恶狠狠地威胁他俩。

“麻辣锅才是正统，番茄锅什么的都不过是为了讨好现代人罢了。”瑜反驳。

我翻白眼，辣椒传入中国才几百年啊。

我头一次知道有人不会反手在背后打蝴蝶结——比如毛毛；我更头一次知道有人不会穿围裙——瑜在质疑“这玩意到底怎么穿”时的亲身体验，让我想起了孙答应的那赤色鸳鸯肚兜。（指热播剧《甄嬛传》里的人物——编者注）

“我是不能穿围裙了，我刚刚过去添调料那几个女生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裸奔的变态。”瑜拎着围裙的衣角在我们面前转圈圈，露出短裤底下那条骑粉色电动车时撞到石墩子后留

下的狰狞伤疤。很难否认瑜对粉色情有独钟，包括他送给毛总的粉红猫耳机也一如既往地彰显直男的形象。

这次吃饭我们没有备注上过生日——严格来说是毛毛没备注，于是饭就这么平淡无奇地吃下来了，这让我们很是震惊，三个人凑到一起居然没有整活。

“对我们而言没有整活才是最大的整活。”我给毛总捞了一块虾滑。

“看看人家。”毛总责备地瞥了一眼瑜。

瑜瑜不得不作出一些表示。他从麻辣锅中捞起了一块虾滑。

“哇！谢谢你！”毛毛把筷子伸过去。

“不给！”瑜瑜将漏勺拿远。

两人反复互动几次，虾滑终于被毛总收入囊中，瑜瑜顺手将勺子搁在了锅里。

“这个勺子刚刚是不是放在辣锅里？”毛毛突然说。我吃饭的动作顿住了，抬头，那两人正以一幅无辜的表情看着我。

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杀心顿起。

“啊，啊，其实我一开始就在谋划要将辣锅的勺子扔进

番茄锅。”瑜快乐地挑战着我的底线。

杀人犯法，我对自己说，杀人犯法，我满了十四岁我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了，而且当爹的不能和儿子一般见识。

当我添完调料回位时，专门为寿星点的长寿面表演已经到了。当时表演正在进行，瑜随口感慨了一句“哇，毛毛的长寿面”，紧接着，长寿面被拉断了。

别人娴熟的技术，就这么在瑜的语言魔法面前败下阵来。

那天过生日的人不少，每次生日歌响起的时候我和瑜迅速放下筷子，打着节拍对生无可恋的毛总露出奸笑。这么看来我和瑜并没有当反派的能力——将心中那点算计都明明白白写在脸上。

“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别的活动，我们计划买一个扩音器，大喊‘班草毛毛——’”瑜说。

“不对，是校草毛毛，校草毛毛今天过生日了——”我纠正瑜的错误。

“我谢谢你们。”毛毛干巴巴地笑了。

“哇，不用谢，都是应该的。我们可是好朋友啊。”我和瑜收下了这份阴阳怪气的感谢。

我们趴在沙坑边试图爬进

去玩沙子，我们在书店打哑迷给毛总挑选小马宝莉和芭比娃娃，我通过瓷砖上的倒影观看瑜同学面对镜子在线热舞。

临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俩正坐在椅子上分点心。

灯光下，少年意气风发。

后记：

爸爸说一切的美好都是由相遇开始，妈妈说最痛苦的莫过于离别。我问他们相遇和离别之间是什么。

他们说，是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上一次写毛总文章时后记里的flag倒了，我禁不住“让我开心”的诱惑再一次提起了笔。

前些天我又见到了瑜，头发好油，打着卷，像是烫的菊花绽放后又打了发胶。

他眉眼间的疲惫与假期时骑着电动车还能给我用前置摄像头拍夕阳的神彩飞扬大相径庭。

好吧，朋友，愿你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 脚上的修养

2022级12班 张令爱

图书馆离我家很近，每逢双休日，我都会穿过公园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去看书，每次来这里，总看到座无虚席的场面。在这人心浮躁、车马喧嚣的城市里，一个人能保持一份阅读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所以，我认定，能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一定的层次和修养。

初夏的天气总是多了几分任性，让人捉摸不透，雨，说来就来，不给你一点商量的余地，而且还是暴脾气，一点也不像是下雨，分明是端了一个脸盆，从天上哗哗地倾倒下来，看你淋成落汤鸡了，他又把太阳挂出来。任凭你顶着太阳瞪着积水一阵叫骂。

雨一下，许多麻烦也随之而来，走在街上，鞋上的污水甩到裤管上留下污渍，如果不及清洗，裤管就好像被雨水

印子给扎染了一样。走进屋里，所经之地就会留下两行黑糊糊的脚印，如果不马上清除，就会干到地上，清理起来更麻烦。而且，很多躲雨的人也走进图书馆打发时间，这可忙坏了图书管理员阿姨，她不停地跟在进进出出的人后面，擦了再擦。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灰绿色消防雨衣、满脸络腮胡的男人站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滑稽的是他头上裹着一个用红色塑料袋做的简易雨帽。

过了一会儿，这个滑稽的“红帽子”男人又来到了阅览室门口，我看见他把“红帽子”取下来，雨衣脱下来放到了门口的地上，然后他扛着一桶纯净水进来了，他走路的声音特别奇怪，伴着沙沙的响声，我低头一看，原来“红帽子”男人的每只脚上都套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他走过的地方没有

一点污渍，只见他取下空了的水桶，装上一桶满水的，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抹布，把饮水机加桶装水从上到下擦了一遍，然后拿着空桶沙沙地回到阅览室门口，戴上那顶“红帽子”穿上雨衣就离开了。

外面又开始下雨了，一个戴着眼镜长相斯文的男人冲进来避雨，他一边抖着身上的雨水，一边嘟嘟囔囔地骂着天气。我多希望进来的是“红帽子”男人，不，是“纯净水”叔叔。

我是多么的幼稚，怎么会把修养和看书联系起来，真正的修养体现在一个人举手投足的细节当中，修养就是手里的那块抹布，套在脚上的塑料袋……修养就是为别人考虑。生活总是结结实实地给我上一堂课。🌧️

# 听 雨

2022 级 12 班 孟岭峻

峦隐雾，雨如针，帘落千红涤尽尘。身倚画阁风送面，静聆微雨荡心尘。

——题记

入秋，几场秋雨寒了天气。家中的空调整日呵出热气，闷久了，热气便困绕在心头，令人躁虑。每到这时我便提一把伞，静立听雨，安静身心。

细细想来，我与雨，雨陪我，也已许久。

小时候，我常戏雨。珠连成帘，雨打枝头，在孩童朦胧的眼中，就成了天然的玩伴。最喜稍大点的小雨，穿着凉鞋在雨中肆意地奔跑。不用担心滑倒，也不用担心雨点打得眼疼，只管在片片积水中踏出自己快乐的浪花——什么也不用担心只管无忧无虑，这也恰是童年的最佳状态。于是，孩童时代数不清的小雨终于汇作江河，承着满腔星光，静静流淌在记忆中。

长大后，我常听雨。时间洗刷了孩童时的喧闹，整月在作业与功课中游荡得头昏脑胀的我，只想好好安静。于是，雨，便成了最好的环境。因为雨往

往能洗涤城市的浮躁，安宁人群的喧嚣，仿若雨按下了音量键，连汽车的鸣笛都不再刺耳。

每到这时，我便会出外听雨，赏雨，让雨涤荡内心的烦躁。轻闭双眼，凉风裹着几点雨珠扑向面庞，雨滴落在屋檐和玻璃上的噼啪声、与空气相擦的呼拉声不绝于耳，渐渐地便同鸟雀的鸣叫、依稀的鸣笛相和，流淌出美妙的乐曲，几种声音相融相和，让人联想到月光，联想到海浪拍上山崖。乐曲流入心底，只一会，便可将心中的愁闷躁虑都一扫而光。

我也听过家乡亲切的雨。家乡的种种事物是如此亲切，亲切到闭上眼就能描摹出家乡的图案，亲切到只随着脚步便能自由地走在家乡的每一个角落。而家乡的雨也是那么亲切，像是母亲对游子的嘱托，像是老人对自在玩耍的孩童的叮咛，在家乡的角落听雨往往带出我的笑，一笑便将心中憋闷笑得

一干二净。

我也听过他乡陌生的雨。犹记盛夏一中的那场雾雨。初入一中，一切的一切都如此陌生，夜深亦或人静之时，思乡之情便泉涌般喷薄而出，不觉便湿润了眼眶。一日清晨，睡眠惺忪地往宿舍外走，几滴轻雨凉风将我唤醒，张眼远望，雨如雾，雾若雨，由点连成线，雨又连成帘子，如临仙境。我没有着急去教室，漫步走上乐读亭中，只手凭栏，静观雨色，让雾雨无遮掩地披落在脸边，把心中无限愁思化作泪带了出来，他乡的雨带出泪花，将愁闷也一并倾泻在脚下。

在记忆的点滴雨声中不觉已回忆得如此久远。听一场大自然的雨，也是听一场心灵的雨，让和煦的风带着雨，一同荡涤心中积蓄的灰尘，放进无限皎洁的月光与星辰。

# 黄河口的鎏光

2022级24班 吕兆恩

东方地平线上微微泛着砖红，大概昨晚宿醉还未清醒。落叶漂在水面上熟睡，鸟鸣掩住小河均匀的呼吸声。黄河口的每一个清晨都这样静谧。我情愿这是幻觉，也想时时刻刻与我鲜艳的家乡——黄河口相依。

水鸟抖擞着潮湿的翅膀，它的羽毛太白，全身上下像贴了白炽灯的胆，我不禁怀疑，黑夜里它也发着光。盯久了刺眼又不敢眨眼，我不想错过它。它爬在河岸上，顺着漩涡淹没在潮水般包裹着它的美景里去；又在低空胡乱盘旋，像一只被描住的蝴蝶，托著天空起飞的沉重，可能是轻轻的，扑簌着消失在浪潮中了。

一位老人背着渔网袋，贴着河岸走着。他的背像烤得半化的黄油那样弯下去，弯下去——轻薄而不孱弱。他的脸广袤而柔和，隐隐约约地泛着苍黑，皱纹要比石头上的雕刻深得多。嘴唇皴裂了，好像拥有一碗波涛汹涌的故事，还有盛满别离的陶罐，宽厚多舛。他的渔网也那么旧，装不下清冽的水，估计只能装下一些鱼——如果它们足够小的话。

渔夫坐下了，拿手搅了搅河水。在我看来都一样透亮，他偏偏知道这里有水草，那里有鱼，只是静静地拴网，祥和安宁。他的眼睛里没有渔网，手上做着什么似乎与他无关，他盯着水上拉远的波澜，一攥

拳再一使劲，渔网便立马张开，像水母一样跌进水里去，铁块磕到石头上沉闷地响，一切都晚了，该落网的已经落网了。

渔夫换着手收网，灰津津的网绳浸了水，亮晶晶的，闪着不属于旧渔网的颜色。鱼挣扎着，鱼鳞也亮晶晶的。天边有太阳追过来，被网格割裂，顺着湿淋淋的胳膊流下来的是静默的光屑，像一波一波的海浪，从很远的地方涌过来，都聚在黄河口的早晨。

东方慢慢亮起来，渔夫驼着背回家了。仿佛他来网的，不是鱼，而是黄河口最灿烂的鎏光……



## 日出之前

2021级27班 空空

天不亮便醒，发现窗里透出深蓝。

你知道这是天空的颜色，你也见过无数的天空，但唯独没有见过这般纯粹的蓝。它很安静，只是充当万象的底色，却衬起整个世界的祥和。

于是你走近它，扶着窗，向外望去。这时，那般的纯粹又从天空中发散出来，降临在万物身上。你看见街灯，朦胧的光影勾勒出道路的轮廓。于是，道路上点点积水的晶莹便

描画出了充满细雨的空气。偶有淡黄的车灯慢慢驶过，细雨便跳跃着在光下起舞。

后来，几只伞出现在你的窗户中，那是早行的路人，在沉浸的凉意中赶路，各色的伞上依旧有水滴欢快的影子。你打开窗，冷而温柔的清晨的气息瞬间充满整个房间，像一滴蓝色的墨水落入水中。而那冷雨也变得真切，淅淅沥沥，落在街道上，落在房檐上，落在过往行人的伞上，落在无眠之

人的心头，拍打着这座沉睡的城市。

天边那蓝似乎褪了一些，对面的窗灯亮了。似乎在同一时间，空气喧嚣了起来。于是，你听到，这座城市醒来了。在这喧嚣之外，就连雨声都不得不收敛一些，变为这繁忙清晨的背景音。

就这样，在雨声中，在汽车的鸣笛和呼啸声中，在早行路人朴素的谈话之中，这个清冽的晚秋的清晨，开始了。🌧️

## 夜雨

2022级4班 李玥宜

朦胧的城市下，地面满是倒影的碎片。

苍穹自上而下地染上暗色，暮云璩璩，遮天蔽日。

随着一道闪电暴戾地撕裂天空，雨倾泻而下。密集的雨滴急急从昏暗的天幕中坠下来，将高大的梧桐点成墨绿。雨滴轻敲在树叶上，随风响起夜的旋律。

向着窗边抬起手，最先触到手心的是冰凉的雨滴。窗外

压抑着厚厚的云层，雨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沉默着无声指控。

仲夏苦夜短，徘徊只自知。

屋前楼道声控灯一次又一次被雨声惊醒，圈画出一块昏黄的光晕。在孤寂的夏夜也没有照亮谁的心灯。望远处，墨云翻滚着向东奔涌，脚步不停。忽然天边绽出一道张狂的闪电，愤怒地咆哮着，映进站在窗边人漆黑的瞳孔。

渐渐，雨的气势弱了下来，

化作轻柔的雨丝，顺着叶子的脉络滴进路上的水洼，漾起一圈圈涟漪。

云层被风扯得七零八落，变得稀薄。

东方在地平线抹上一缕朝霞，透过云层，照射在梧桐叶上的雨珠中，闪耀着光芒。

总会有光冲破暮云重重，在将晓时分。🌧️

## 山下的风景

2021级25班 张媛媛

一位苦行僧下了山。

暮色像一张灰色的大网，悄无声息地散落下来，笼罩着大地。苦行僧静静地站在往来的人流中，远眺着连绵绽放的霓虹灯，身边满是往来奔走的孩童、叫卖的老板娘与欢饮畅谈的汉子们……光与影在人流中穿梭，雕刻出一个个斑驳摇晃的影子。

他沿着愈发热闹的小道走着，垂下眸来。地上青苔覆盖了砖板，尘土覆盖了青苔；如墨般的浑水在砖板上汨汨地延伸，一股臭气萦绕其间，他却并未觉得半分嫌恶。神圣的庙堂中不曾存在过的污水，在这里流得自然，流得安然自若，它仿佛是街上人群尽数的不快与阴霾化为的，在欢声笑语中流向人们触及不到的深处，慢慢地稀释与消亡。

苦行僧又抬起头，不自觉地翘起嘴角，眼间轮过一抹亮色：

他觉得自己在活着。

苦行僧在山上时，总是会爬上最高的山头，静默地，傻

地，呆望着朝时东方氤氲的紫气与暮时斜阳余晖披上的金沙。猎猎的冷风吹过他垂落的素衫，他分不清那是至道还是孤独，亦或是两者皆有。

“大哥哥！你……你是从山上下来的吗？”苦行僧从回忆中将自己拔出，满含笑意地蹲下身子。

怯生生的大眼睛对他眨了眨，小女孩又猛地用一大捧野花挡住了自己略显羞涩的脸蛋。

“这……这是满天星，送给你！”她把花往苦行僧的怀里扔，转身往青石巷的深处跑去。

苦行僧凝望了手中的满天星良久，最后还是笑了出声。

不久，苦行僧又上了山。

山下的风景像是烙在了苦行僧的梦中。

苦行僧又在山上修行了整整三年。第一年，他夜晚常常用淡漠而深邃的眼睛打量着山下的灯火；第二年，他去焚香堂接待来来往往的施主们，竖着耳朵听山下的二三事；第三年，他用谁也不知从哪里来的

种子将满天星种满居舍的堂前屋后。

后来，苦行僧竟还了俗，也没有再回山上一次。

他仍然严格遵照着修行时的作息，他还是喜欢静默地、傻傻地、呆望着朝时东方氤氲的紫气与暮时斜阳余晖披上的金沙。只不过紫气下多了肉包子与油条交织的香气，金沙下多了一群新的朋友。

“你不追求‘至道’了？”朋友眉毛一挑打趣道。

他缓缓摇头，“我觉得‘至道’不在山上，它……藏在山下的——”

“——不是的，‘至道’既不在山上也不在山下，它在你心里。”

朋友看似狡黠地一笑，挽起他的胳膊，“你不是好久没回去了吗？”

他突然明白了朋友的意思。

“走！去山上转转！”他挽起朋友，迈开了步子。

## 改变是必修课吗

2021级34班 茶天空

那天，一位很久不联系的老同学联系了我。

他叫李，初中时和我关系很好，算得上是挚友一类的了，许久未联系，于是分外亲热。久别重逢，他抽着烟聊起现在的生活。我的朋友们多数都上了东职，他也不例外。他说他当上了教官，我自然祝贺，但是随后他却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当年原本特长能上市一中的。你在高中加油。”

我有些语塞，有些不知所措，原来中考的遗憾大家都没有释怀，学历的阴影已经像是阴霾，笼罩在了原本圣洁的友谊上。我原本希望友谊可以天长地久，情谊可以冲破一切世俗，我认为我有信心完善一份友谊，但很显然我没成功，我不怕失联，怕的是在身边的人逐渐陌生，我明白真正的朋友是冲不走的，可当一切改变时，

还是会隐隐作痛。

我没想好措辞，他又发给我一段语音。

“同学聚会的事情还是等班主任说，因为涉及到请客，涉及到买单，我们还没长大，也许十年后就不是这样了。到时候开好车的会抢着买单，说不定学习最差的人也能威风一把。”

我指尖颤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像我这种没吃过苦的人，是没法评价的。初中学习顺利，考上心仪高中的实验班，十指不沾阳春水，活在高高的象牙塔里。而他已经接触了社会，知道什么是生活，明白阶级的差距。而我，正是他眼中的高阶级。

可我，只不过是所谓，自以为是的伪善者罢了。

改变，是必修课吗？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平常的生活罢了。

一时间想起了同在东职的某邦，我在初中和他并没有太多交集，但毕业后，却每逢假期必聚，可以一起笑着谈起过去和现在的乐事，然后约定下一个漫展cos什么角色，带多少钱。总有人离开，可有些人能张罗旗鼓，告诉你他就是为你而来。

我有一个隔壁班的朋友，暂叫她悦，相信认识我的朋友一定也见过她。我初中和她关系并不是特别好，甚至很糟糕，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随着人来人往，我们终会了解彼此。人是在改变的，我也一直在变，但是，总有人变好，也总有人走向深渊。这个街道上熙熙攘攘，有人为你而来，有人离你而去，我们都应该习惯。

变化是常态，但总有人和你频率一致，方向一致，也有人和你背道而驰。🌀

# 道德本源

2021级27班 空空

何为道德？比较广泛的答案可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归仁哉”之类。就其性质，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或者说，这是一种现行的，目前人类所承认的，现代社会可以据此和平稳定发展的道德。

而从本质上来说，道德实际上是一种共识。在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冲突和矛盾，会在不刻意中自发地形成一种规定。这种规定通常不是书面的，有时候会被称之为“传统”。在多代人的传承下，这种规定不断稳定和完美，而逐步形成一套完备的准则体系。这种体系对于在相应环境下生长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共识。这便是道德体系。

所以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人群与人群，群落与群落之间的道德是不完全相通的。换句话说，在一个群落中合情合理的行为，放到其他的群落中，

可能会变为伤风败俗之事。同理，在时间尺度上，因为生产力水平差异和社会风向的不同，其道德行为体系也不完全相通。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三角贸易。现代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三角贸易中殖民者和商人对待黑人的行为是罪恶的，是反人性的，是不被接受的。但是这个前提是这个“人性”，是现代社会的人性，这个接受的对象，也是现代人。在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人们所谓的“道德体系”与如今的是有所差异的。如果问，殖民者和商人做了几十年这种勾当，心中不会愧疚吗？显然是不会的。愧疚是对自己违反自己所承认的道德准则的自省，而他们的道德体系，乃至当时整个西欧的道德体系，都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推而广之，这或许是许多黑暗时代和历史惨案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主流道德体系由于时代矛盾而改变，从而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动机和行为，影响后

人对其的态度。

在有的村庄中，总会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这似乎是当地人们心中尊仰的对象，更是是非曲直的标尺。不过，人们所真正尊崇的，似乎并不是老人本身，而倾向于一种传统的象征。换言之，人们所尊仰的，仍然是传承下来的行为准则，只不过这位老人成为了其集大成者。

不难发现，这与宗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目前所存的宗教中，无论是多神论还是一神论，其教派的主要思想和主张总是体现在一个或多个“神”，或公共人物身上。这种主要思想往往也是独立的行为准则或道德体系。信教的人往往也是从尊仰这些人物，然后接受这种独立的道德体系开始的。

综上所述，所谓道德，就是一种认识和观念上的共识。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问题或许会有另外的解释。🌀

# 小周

2021级16班 杨依冉

小周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许现在还是，或许只是曾经是，又或许从来就不是。

我们都长在一座普通的小县城的最深处，化工厂是它坚固可靠的围墙，巨大的烟囱里悠悠指向天空的废气不止是金钱的附属，也怀揣着涂成土黄或砖红的狭隘楼道里平凡普通人的饭碗和期望。在出生后的前十二年我们都素不相识，或许曾见过面，但也只不过是偶然站在马路上一同等了四十秒长的红灯。

四十秒的红灯，在小时候好像长得看不到尽头，是上学早上必经过的最后一个红灯，也是坐在妈妈车上前往市场经过的第一个红灯。在红灯的最后十秒，我会兴奋地用双手抓住驾驶和副驾驶靠背上的两根铁杆，把整个身子都探到手刹的上方，跟着红灯大声倒数：“十、九、八……六、五、四……二、一！”红灯熄灭了，绿灯取代而至忽地亮起。童年时总跟不上数字变化的速度，就像

我跑步时也跟不上其他小朋友的脚步一样，跟不上，跟不上，跟着跟着四十秒的红灯朝着走过的身后倒退，成了上学路上必经的倒数第二个红灯。不是路灯学会走路，是我在不停长大。虽然我跟不上时间的脚步，可时间不会因为我就止步不前。我前往了与小学仅一路之隔的初中，在那里认识了小周。

小周坐在教室最南边的第二排，我坐在教室最北边的第三排，我做数学课代表，另一个课代表不听话，数学老师把他换成灰溜溜的小周。小周也不听话，但他肯干活，磕磕绊绊跟我一起干完一学期，数学老师再次忍无可忍，把他换成了班长阿杜。

初二忘了什么时候，班主任安排的新座次表上，我俩阴差阳错成了同桌。那时已经生疏了些，又在一个星期过后重新熟络。小周跟其他的男生一个模样，只热衷于打王者荣耀，不爱学习，上个课间还喊着你姐要你的作业抄，下个课间又

指着你的鼻尖喊你外号。你对自己说消消气，完成老师的作业才是优先级，结果下下个课间就成了你追着他在教室打。

初三的暑假，我们几个朋友七七八八，说不上谁跟谁玩得最好，但互相之间总莫名有点关系。反正就这么一帮人吧，凑了点钱，带着简陋可笑的漆黑铁炉子在县城角落的公园烧烤。一辆电动车，最多能带四个人，坐不开的那个人就坐在车筐的上边。我们成列排开，在大棵大棵的绿色乔木下，沿着县城最北边的柏油公路违法行驶。有的女生坐在后座上，吓得发出尖叫，骑车的男生听见尖叫却越发兴奋，不顾屏幕上闪光的电表，一口气把把拧到底，只恨电动车的车速有限。

我记得里面有小周，那时候小周还没和那几个男生玩得特别好，他坐在不知道谁的后座上腼腆地笑。我们都笑得一塌糊涂，朝着无人的街道大声喊叫，胡乱地把买来的肉菜穿成串，放火上烤烤，不管熟没熟，

都在假装谦让一番后争抢着吃掉。

小周的老年机响了，他有点不好意思，绕到绿化带后面接了电话。小周他爸来接他回家。小周是一头天然的卷毛，他爸爸更厉害，像顶着一个讲究的钢丝球朝我们走来，疲惫的皱纹都把笑容兜住了。他搂着小周转身离去，小周那时还矮他爸爸一个头，努力地想要挣脱开爸爸结实的臂膀。我隔着背影，也看到了他因为不好意思和慌张而红透了的脸颊。

小周的叛逆期似乎格外的长，在两个春天的铺垫后，终于在初四升上了高潮。他在看似威风的同学面前点头哈腰把自尊踩在脚下，却在其他人面前跟整个世界作对，愤怒地叫嚣让每个人都别看不起他的尊严。他上课睡觉，下课乱窜，跟老师顶嘴，烟一根一根地抽，成绩一落千丈。可无论什么出格的事，不是他跟在别人屁股后头跟势助威，就是被别人怂恿着颤抖着去做。他看似最任性胡闹，可其实是一直最小心翼翼的那个。

转学的前夕，大概是夜晚在作怪，我回想起过去三年一切的记忆。我给那时虽然同班却不怎么说话了的小周写了很

多，写下了自以为最真诚的劝告。具体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小周说他很感动，那成了我们之间新的联结。

在上一个故事的尾声，下一个故事的开始，我凭借着父母和运气，终于去了心心念念的市里高中读书。成绩早就一落千丈的小周身上，也不意外地没发生逆袭黑马的故事，进了职高。

小周暑假的时候找了份临时工，在火锅店做服务生。他总是忙里偷闲地跟我抱怨这抱怨那，我就默默地听着，时不时附和他两声。火锅店的待遇比烧烤店好许多，一个月两千一或两千四，我记不大清了，同班在烧烤店打工的同学说的一千八倒是记得格外清楚。一个月的暑假工，常常加班到十一二点，超出原定下班的时间一个小时五块钱加班费，刚够在小店买瓶汽水。职高要报名了，我说你都想好了吗，他一副不在乎样，或许称作自暴自弃更为合适。他说他的爸妈在争论，他也不清楚有什么，他们最后选啥他就学啥。我说那你不能去了解一下吗，他说，不想。

在那个暑假，在闷热又潮湿的夜里，小周一次次的情绪

崩溃，那段时间我从中考的压力中刚刚走出，倒心情还算不错，可以承受。情绪崩溃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倾倒一切，不安、失落、绝望、悲伤，无数种被命名为不同名称的消极情绪混杂在一起，从他嘴中朝我如雪崩般倾压过来。压得我也喘不过气，只能尽力给他画着我也不相信的大饼，试图告诉他人生还很长，很美好。在那些夜里，我常常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小周小周，未来可期，小周小周，未来可期。可话讲出来，我自己也并不相信。

真正上了高中之后，我也开始在情绪的海里挣扎，翻涌的黑色海浪一次次把我拍打上坚硬的礁岩，我才体会到了，小周曾经试图用笨拙的语言，向我传达的他那份心情。

我不清楚这种关系是否能称作朋友。我于他是可提供安慰和情绪宣泄的对象，他于我是获得成就感和被依赖感的来源，后来也成为了一个反面激励的心理暗示。

小周上了职高后的状态更不好了。他说他不喜欢学校里的人际关系，似乎比起初中来变本加厉。我记得我曾鼓励过他摆脱那种不健康的友谊，可听他形容的情况，我似乎也想

不到第二种解决情况了。他说他觉得自己抑郁了，他爬过天台，也试图割过腕，在一次割腕未遂后，班主任叫来了他的爸爸。他爸似乎不能理解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知道是只考上职高的儿子没资格抑郁，还是所有的孩子在家长眼中都没资格抑郁。

再后来，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我不上学了，这周刚办完休学手续。”

那段时间我成绩不好，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于我来讲也很难熬，所以我开始对他失去了耐心，我也开始说起那套俗套讲烂了的废话：难道你不能努力一点吗？你不要自暴自弃，这样我也没办法。明明努力就能改变的事，你却非要自甘堕落。他大概被我打击到了，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好像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也没再有更多的心思去道歉后重新安慰他。我好像终于讲出了我潜意识里最认同的话，世俗所有人的看法。

后来的我在自己经历过后，终于意识到人生并不像鸡汤文中一样，经历过些许风浪接下来的路都会一路平安。生活中

接连不断的困难太多，没有经历过相同的情况，谁也没资格去对谁评头论足。努力也并非张口就来，更别提是在黑暗的低谷中寻找光明，实属希望渺茫，除非有人给予一臂之力，很难靠自己就走出来。我无数次在夜里反思过去的自己，或许最开始就不应该接触小周，那样也不会有始无终，让我的自大伤害到他。

小周每换一份新的工作，就会给我发一条消息。他当过电脑店学徒，也回老家干过活，卖过煎饼果子，从麻辣烫店里打过工，现在是在奶茶店里当长期工。

在我的房间窗外，离马路不远，马路的两旁是一排排商品房，灯牌在夜里也仍然亮起，所以我的窗外也是从未暗沉过的夜。霓虹光线在模糊的玻璃外起浮，有足浴中心的，也有课外辅导机构的，有小餐馆的，也有旅馆的。起浮在光线里的又是无数人的生活。时至今日，我看向窗外时，仍常常会想起小周。

有时我看小周的朋友圈，我会想他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自己。曾经我和小周活在同一个世界，可现在好像却在

岔路口走向了不同的世界，但我们之间又真的有很大的区别吗？以后的我们会不会又回到一个世界？或许我们从始至终都仍在一个世界里。

我试图从这篇文章里展现一个完整的小周，可最终却发现我的笔力还是太贫瘠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只希望这篇文章中我的形象不是自以为是的高高在上，而只是普通的，站在你的面前，向你讲述一个他人的故事。

## 静

2020级15班 张元安

我常独自叹息  
匿在角落里  
相伴，与潮湿和苔衣

云也独自叹息  
匿在天空里  
喧嚣也盖不过的，是静寂

鲸也独自叹息  
匿在大海里  
无声，却满溢深蓝的秘密

## 写给母亲

贾平凹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

三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呀。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四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的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棣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她闭着眼是再没有睁开，但她肯定还是认为她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她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她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

何后事啊。

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

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哩。

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



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得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

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

给谁去。

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

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 赏析：

至情无文。贾平凹这篇文章，写尽对母亲的思念、怀念与念念不忘。语言平实，几近拙朴，字字句句，却情深如海，意重似山。作者写母亲离开三年，仍然不相信母亲已去世，仍然觉得母亲就在身边，仍然想着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给过的爱。“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这样的句子，可能只有对生死有过深刻感悟的人，才能写出来的吧。死者的时间不再流动，却堆积在后死者的心里。这堆积，便是无尽的回忆。作者与母亲朝夕相处，与母亲感情深厚，生活中处处有母亲的影子。即使母亲离开三年，身边仍然到处有母亲的气息。文中诸多细节描写，将感情融入点滴生活，那么真实、感人。写母亲离开得匆忙，没有交代任何后事，给儿女留下无限怅惘；写自己打喷嚏都想到是母亲的牵挂，写自己觉得母亲就藏在墙上的照片里。有些细节给人印象深刻，例如“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这是生活中无数次真实经历在心里留下的印记。三年来，对母亲的这份想念深入骨髓，片刻难忘，却始终没能给母亲写过一个字，原因是自己不愿意重复写母亲常用的那些词语。三年来，母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此清晰真切。爱，超越生死。作者近乎固执地相信母亲没有死，只是住回乡下老家去了。因为离开得突然，因为爱得深切，即使理性上知道母亲早已离去，却依然觉得，她只是活在另一片天底下，那里冷暖适宜，无忧无虑。“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这样的句子，读来真让人肝肠寸断。可以想像作者写这些字时，是怎样强忍着内心极大的悲痛与无奈。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作者写过那么多文章，却唯独没有写过自己的母亲。（水粉画《母亲》 作者：赵吉强；文章选自《中学时代》，点评：胡爱萍）

## 一些美好的树

张 炜

相信人人都有关于树木的记忆，或一片，或一棵，或一丛，是他们的故事和印象，甚至是一份情感。它们大半在远处，在依稀可辨的遥远之地，或早已经模糊了，消逝了。

一些美好的树留在了昨天，在原地，而我们自己移动了。有时候正好相反，是我们自己留在了原地，而树木离开了，不见了。

总之，人与树的故事，是分别离散的故事，是伤感的故事。这种分离往往是人间最不幸的，它或许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想想看，当我们离开一片土地很久之后，归来时一眼又看见了它们待在原地，那该是怎样地欣喜。这时会有一句滚烫的话在胸间浮动：又回来了。它像昨天一样沉默、含蓄、深情，也像昨天一样细语和注视。你想听清它的每一句话，你抚摸它，亲近它。它从不主动对你说话，现在仍旧如此。但是它镇定自若地站在那儿，满怀期待或一无所求。

我还记得少年时代的那片白杨。它们高大，洁净，挺立在白色的沙滩上。每一株都英姿勃发，树干粗粗的，泛着鸭蛋青色，叶片油亮。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密挤，而是恰到好处地疏离，相距有五六米或十几米不等。它们组成了不大的一片疏林，自成一个世界。这是我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的地方，我迷恋关于它们的一切。

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树比橡树再严肃的了。它们黑黑的粗粗的皮肤，说明这是一种在风霜里毫不畏惧的生命。它们一律都是男子汉，刚直，坚定，眼神沉重。树木像人一样，有目光。我试着感受过不同的目光。柳树的眼神是顽皮的，白杨的神色是温暖的，槐树的眼睛是闪烁的。橡树有时严厉地看着我，让我小心翼翼地挨近它，或退开一点。但我喜欢它们，有些离不开它们。我每隔几天一定要来看望这七棵橡树。

我们居所正北方是园艺场。

在场部的边缘那儿有东西一排大银杏树。它们奇异而旺盛，漂亮极了，那么神奇的叶子，简直是画出来的一样。我看了多少树木的叶子，就从来没见过一种叶子像银杏的一样美丽。每一片叶子就像一面小小的扇子，又像一只小巴掌。它有均匀的掌纹，有涩涩的手感。银杏的表情就来自叶子，这叶子是娟秀而羞涩的。

我认为银杏树全都是女性。它们温柔细腻，有和善的面容。它们的身材高挑而美丽，几乎比人世间一切的生灵都要好看。是的，植物和植物、植物和动物，所有的都可以比较，比性格，比容貌和身材，比力气和品德。还有，我们班新来的女老师，她不知为什么越看越像一棵银杏树。

在离我们家不远处有一棵紫叶李。它长得有屋檐那么高的时候，简直茂盛到了极点。叶子浓浓的，枝条疏密有致。我几乎每天都要从它身边走过，除了高兴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感

觉。可是这一年夏末的一天，大约是黄昏时分，我正从它的西面走来，当走到它的旁边时，突然就将脚步放慢了。我在看它，渐渐一动不动了，我觉得它太美了，太可爱了。我这时才意识到：我爱上了这棵紫叶李。

时光飞逝，转眼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四十年过去了。我走向远方，树木们留在原地。我向它们告别，然后一步步远去。我在几年后也曾回

过那片沙滩，那时就有一次难忘的相逢。后来我越走越远，返回的机缘越来越少。我在异地他乡想念着那些树。

我特别想念那棵紫叶李。

我想念我的白杨林，七棵橡树和一排高大的银杏。我想念所有的树。

直到有一天，我又一次归来了。这是可怕的遭遇，因为那无边的沙滩上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时代之劫终于开始了。我看到了塔吊、围墙、人流。

唯独没有了树木。荒原被剖开，一条条壕沟里是铁锈色的水，让人想起血汗。七棵橡树没了，一排银杏没了，一小片白杨没了，一切都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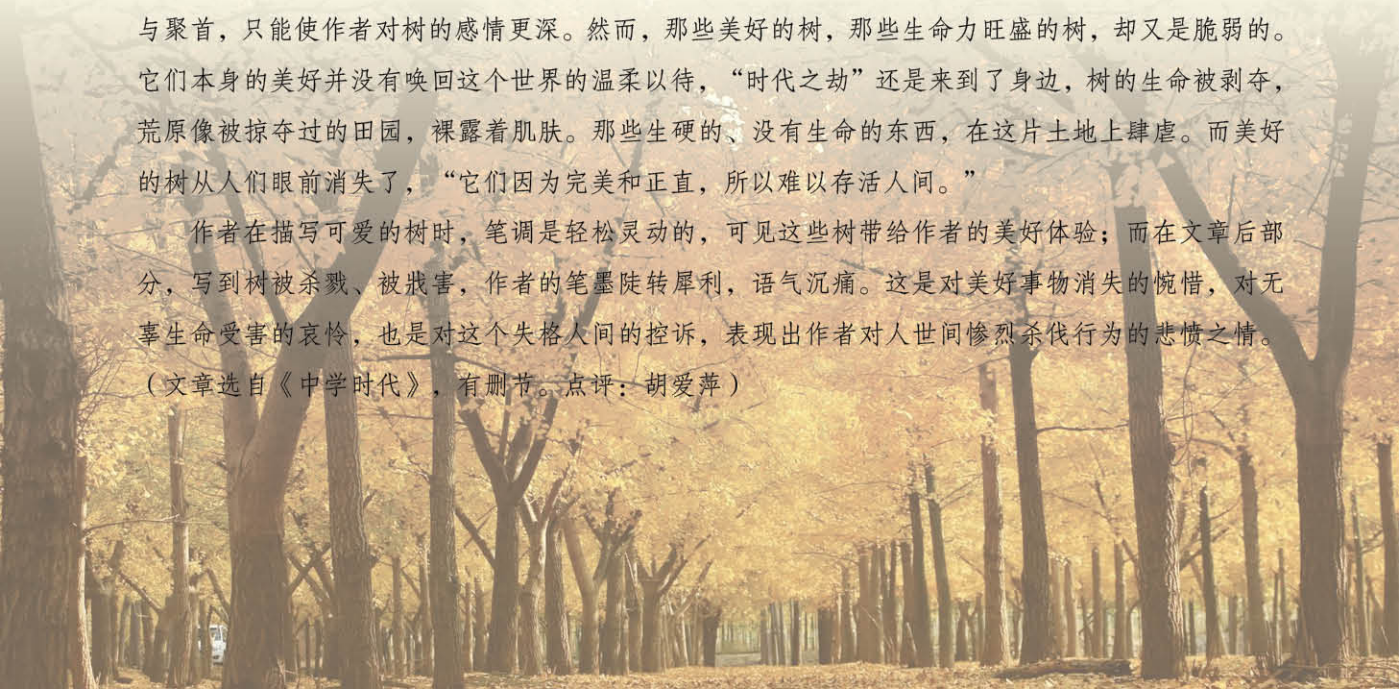
那些可爱的树都没有了，它们因为完美和正直，所以难以存活人间。人世间的杀伐是如此惨烈，以至于没有留下什么。几十年之后，谁能在故地找到记忆中的大树？一片，一株，一丛？都没有了。

#### 赏析：

你可曾注意到那些美好的树？在作者眼里，这些树具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具有美好的品性：白杨高大、洁净，自成一个世界；橡树刚直、坚定，眼神严厉；“柳树的眼神是顽皮的，白杨的神色是温暖的，槐树的眼睛是闪烁的”，它们用各自不同的眼神，给作者心里留下了深刻和印记。银杏树奇异而旺盛，有娟秀而羞涩的叶子，性情温柔细腻，面容和善；紫叶李更是能够让人爱上它。这些树既各有特点，又都同样美好，它们以各自的性情之美融进作者的心里，使作者在远离这些树的异乡，仍念念不忘。与树的缘分已如生命般扎根在那片土地，从不因世事变迁而改变。一次次离别与聚首，只能使作者对树的感情更深。然而，那些美好的树，那些生命力旺盛的树，却又是脆弱的。它们本身的美好并没有唤回这个世界的温柔以待，“时代之劫”还是来到了身边，树的生命被剥夺，荒原像被掠夺过的田园，裸露着肌肤。那些生硬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在这片土地上肆虐。而美好的树从人们眼前消失了，“它们因为完美和正直，所以难以存活人间。”

作者在描写可爱的树时，笔调是轻松灵动的，可见这些树带给作者的美好体验；而在文章后部分，写到树被杀戮、被戕害，作者的笔墨陡转犀利，语气沉痛。这是对美好事物消失的惋惜，对无辜生命受害的哀怜，也是对这个失格人间的控诉，表现出作者对人间惨烈杀伐行为的悲愤之情。

（文章选自《中学时代》，有删节。点评：胡爱萍）



# 晚安，我的铁三角

2022级20班 由 彻

“我一定会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的，一定会的。”

## 相识

### 1

九年级上学期初始，我的成绩自由落体般下降，直接退到一中边缘生的水平。班主任老吕无奈地把原是我调成了组员，希望能以此提高我的成绩。反复调了很多次，成绩滑得更厉害了。老吕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一米九的个子愁得生生缩水到一米八。

其实我不好好学，有两个致命原因，一，我很不善言辞，很多友好的话语从我嘴里一出来就只剩下阴阳怪气。二，六七年级时我学习很好，一下成了别人组员，心理落差实在太大了。

又一次月考后，我拿着意料之中的、只能上市二中的成绩去找老吕。刚出了教室门，就迎面撞上他。“老师，您别操心我的位置了，我坐哪儿都能退”的想法还没等说出口，他先发话了：

“去万澄和吴熙组里吧，跟着万澄好好学。”他眼睛亮晶晶的，带着少有的信心。

就这样，在那个周一下午，我拖着大包小包的复习资料，走到他俩身边，毫不客气的，把书本通通扔在那个干干净净、傍晚还有余晖歇息的座位上。

### 2

换位第二天的课间。

班里熙熙攘攘的。女生在讨论着八卦，男生在出演峨眉山的猴子。我坐在座位上，看着眼前的物理骂街。吴熙拿着水杯从她的位置上蹦跳下来，鸟雀似的，飞到了我跟前。

“一块儿接水去吧，待会就跑操了。”

“对啊，都课间了歇会吧，你成绩肯定上得来。”万澄也把他的脸凑过来。

我抬头，吴熙正笑着。那是种没有办法让人拒绝的笑。

“我们很熟吗？”的话语卡在喉间，出口变成了：“可我成绩已经下去太多了。”

“不要紧，你底子又好，

我绝对能给你补上来。”万澄极其热情。我看着他那张把美貌集中在眉眼之间，把幽默分散在其他五官的脸，心里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出来，只是嘻嘻地反问：“真的？”

“当然。”他俩异口同声。

“敢不敢打赌？”我来了兴致，“如果我真进步了，我请你俩吃饭。”

许是声音太大，班里突然没声了，“峨眉山的猴子”也都安静下来，全班的目光都聚集在了我们仨身上，许是为了看看我这个“落难的学霸”还要做出什么挣扎。一片看热闹的目光中，他俩必胜的声音极其明显：

“一言为定！”

## 进步

### 3

几周的相处后我才发现，他俩的胃都不好，学校里钢铁般的饭菜简直就是对他们的摧残。尤其是万澄，晚饭吃什么吐什么。吴熙还有自知之明，随时备点胃药在身边。但作为

父母都是医生的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有人胃疼还吃布洛芬，而且这个人还是我那无所不知的万大组长。

每次看吴熙胃疼，我都心疼的不得了，默默接好热水，候在一旁等待指令。好在她胃疼的频率很小。但万澄可就不一样了，平均1.5天发病一次。我和吴熙看着他在桌子上痛苦地趴着，全然没了平常贱兮兮的模样，不免觉得大快人心。尤其联系起他讲题时骂我呆的模样，更是畅快不已，只不过在看他实在是难受的时候，才凑到跟前忍住笑关心几句。现在想想，那时心理真是太变态了。

但往往不等我们关心，他就主动请求我和吴熙去给他接水，我们趁机在此时捞尽便宜，“姐姐”“妈妈”之类的称呼听够了，才依依不舍地去给他接水。但我们对待他和对待仇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我们会贴心地把水接一半温的，一半热的。再比如第二天他的桌子上总会默默地出现几盒胃药。

而有时他平时带刺的话语惹烦了我们，我们仍然会极其友好地主动帮他接水，只不过

水温会稍微上升“一点点”罢了。

但每次都会被万澄发现。后来吴熙问他怎么知道的，他总是露出他那招牌的、贱兮兮的微笑：“保密。”

#### 4

下一次月考很快来临。这一个月来，我天天追着万澄问题，就差追到男厕所了。结果是好的，我和吴熙都进步了，虽说还只是一中边缘生的成绩，但老吕的脸上可算露出了微笑，那愁去的十厘米身高也眼瞅着长回来了。

“这组长当得不错呀，再接再厉啊你仨。”老吕在走廊里面和我仨说道。看着老吕脸上这复制粘贴般的笑容，我可算知道万澄那贱兮兮的笑是跟谁学的了。但毕竟进步了，我也开心地呲着大牙。后来吴熙说我当时笑得跟他俩一模一样，我瞬间这辈子都不想再咧嘴了。

“我就说你打赌会输吧。”万澄像一个胜利者嘿嘿笑着，比我本人还开心。

#### 碎片

#### 5

我仨关系越来越好了，我的性格也眼瞅着外向了起来。

和原先的同桌说话我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碰到对方雷区。但在现在的组里呢，天天想着怎么犯贱。

吴熙在QQ上建了个群。名为“9.8铁三角”。群头像是张我们仨极其鬼畜的合影。原本只找到了我和吴熙仙女般的合照，然后把澄组长的头p了上去。他死活不乐意，我仨又笑着重新拍了一张。我们在群里聊着只有我们仨才懂的梗，群昵称也是只有我们彼此之间才用的称呼。

“铁三角”的群里消息不断，我仨尽情发挥搞笑男和搞笑女的天赋，在夜里聊得热火朝天。哪怕没人在线时，也会悄悄地互道一声晚安。

“组”对我来讲不再是一群散漫的人，而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小团体，一个名副其实的铁三角。自此听到赞颂友谊的歌曲，闭上眼，我的眼前不再是一片黑暗，而是出现了澄和熙的笑脸。我有了朋友哭，有了团体笑，也有了坚实的依靠。自此我的世界多彩起来，他们把我生生拽出了那个灰暗的，闭锁了我十五年的牢笼。

备考的日子里压力越来越大，每天只能凭着阅读解压。而万澄呢，一心扎进天体物理的神秘里，每天神神叨叨地向我们说着他的热爱。宇宙的浪漫确实令人动容，但弄好欧姆定律才是我心里最大的坎。到后来他一提物理我俩就烦，然后三个人的争吵最后以一句“净往自己脸上贴金”轰轰烈烈结束。

九下的日子很快来了。黑板上出现了倒计时。试卷很多，而万澄又从不收拾，要讲的时候能不能找着都看造化。他自此概括出了“万澄第一定律”：要找试卷的时候永远找不到需要的那一张，反而会把别的全都找出来。对此吴熙和我纷纷调侃他的不正经，但又不免对此定律表示肯定。

之类的定律还有很多，印象最深的便是“厕所薯片能吃定律”了。万澄是这么解释的：因为薯片是弧形的，所以掉到地上时，与地面所接触的只是一条线。而线在二维空间里面是没有面积的，因此薯片不会被弄脏，掉在厕所里还可以吃。

本着“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要把别人踹沟里”的相处原则，我和吴熙大力支持他的

结论，并提出可以让他自己先试试。

现在想想，这一个个乱七八糟的定律和碎片，撑起了我青春最绚丽的时光。

## 7

老吕带着第一次模拟考进步的好消息刚走过去，吴熙急急忙忙地回来了，脸上带着两片红霞。

“你干啥去了？老吕刚夸完咱。当初那些看热闹的人已经淡定不起来了。”我俩撑着脑袋看着她，热烈地分享着喜讯。

“我跟你俩说——”她突然敛声了，看了看周围没有人。

“——我好喜欢那个XXX，他好帅啊啊！！”然后是一脸花痴的笑。听闻此话我有点震惊，一个大大咧咧的搞笑女也开始有了这种温软的情愫。万澄还是一脸贱兮兮的微笑：“人家可不一定喜欢你。”说罢被她狠狠踩了一脚，便乖巧地不发声了。

几天后的一次互批卷子，发到我们组时，我眼尖地瞅见了一个敏感的名字，眼疾手快地从课代表手里夺了过来，迅速传给坐在中间的万澄。他一

脸疑惑，正要开口，看了看上面的名字。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又给吴熙传了过去。紧接着我就听到了她惊喜的笑声。不出意外的话，她将会为这次“人为”的邂逅高兴一整天。我和万澄也悄悄对视一眼，为800年难得的一次默契而激动。

## 8

离中考只剩短短的一个月了。我仨的成绩突飞猛进。当初看热闹的人慌了，现在反被我们仨当热闹看。报志愿的那天，我们没有小说中那么浪漫，交上去的，是三份完全不一样的志愿表。那时，我就意识到，黑板上的倒计时不仅仅在预告着中考。

吴熙最近学会了骑电动车，我羡慕不已。“中考完了我带着你骑。”“一言为定哦。”

万澄从来不喜欢带笔，一个笔袋里的笔全是东拼西凑来的。为了治好他这个毛病，吴熙悄悄从他笔袋里拿走了自己的笔。果不其然，万澄慌了，再次确认笔“丢了”之后一个劲地赔不是。最后我们勒索了他两杯奶茶，只不过是中考之后还账。

说来也怪，从此之后他再

也没有借过别人的笔。不愧是吴熙，一劳永逸啊。

## 晚安

### 9

“铁三角”的群里冷了下来，说的最多的也不过是一句晚安。中考前的最后一个傍晚，我们难得的没有内卷。三个人全挤在窗口看夕阳。余辉映在我们微光闪烁的眼眸里，勾勒出彼此年轻的脸庞。

“等我以后真的能写东西，我先把咱仨的故事写出来。”

“一定哦。”

“一定。”

我们沉默了许久，看着太阳一点一点跳下去。又回到座位上，用膝盖把桌子顶起来，让三个桌子互相碰撞，耍着幼稚的把戏逗彼此开心。就好像时间会一直这么悠闲，好像明天没有中考，青春没有离别。

### 10

中考的过程是迅速的。批分数的过程也是迅速的。出成绩的那天很快来了。可悲的是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能上实验班的去了普通班，能上第一志愿的，去了第二志愿。那个下午，QQ上每个

人的头像都亮着，铁三角的群里，却是少见的沉默了。

### 11

“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片碧海蓝天 / 而这是远行前最后告别 / 谢谢你曾陪我走过这段岁月 / 我知有太多人太多事 / 是一生一期 / 是一期一会”

中考后的毕业典礼上，我能留给他们的，只有胸口那块儿干干净净的校服，以此给他们的名字留一个最靠近心脏的位置。八月底的相见，一年来所有的情绪，都沉积到了夏夜灯火阑珊中的烧烤摊。那天晚上我们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履行了各自的承诺，我请他们吃了顿饭，万澄还上了他的两杯奶茶，吴熙带着我骑了她的电动车。我们还债似的，一股脑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就好像以后可以不用再有任何的交集一样，谁也不欠谁的了。

我们围在炭火旁说着各自高中的趣事，无拘无束地笑着闹着，仿佛又回到了几月前穿着校服在食堂一起抢饭的时光。日光在谈笑声中黯淡下去，街灯一个接一个从身旁亮起，影子也互相交织。邻桌上酒气氤氲着，光闻着也让人心醉。他

们那天很好看，同桌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发现原来他们这么好看。彩色图案自由地浮动在衬衣上，烟火映着这两张熟悉的脸庞，像这一年来经历的所有事情，张扬又肆意热烈的青春。

我想，哎呀，我真幸运，赶上青春的尾巴遇上他们两个，从此心底再无自卑冷漠，只留澄澈熙和。

分别时已是半夜了。我摘下眼镜坐在路边，看着他们模糊的身影逐渐远去，缓缓散在夜色里。街灯忽明忽暗，散成一个个暖黄的光圈。他们穿过光圈，隐隐绰绰的，我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在此后的无数年月里，我们将朝着不同的方向渐行渐远，抬头却始终望向同一片夜空，目光终将在遥远的星辰上相遇。月亮出来了，我也起身回家。云雾散去，星星笑着拉家常，我驻足听他们在笑什么，却被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因而敛声了。蝉鸣弱下来，晚风吹得很舒服，天幕好像也慢慢升高了。

晚安，我的铁三角，晚安。



# 长吉

2020级 南石

长吉其人，生得高大威猛，却好吃懒做，空有一身力气。他疏于耕作，整日游手好闲，是村里有名的浪子。他几乎身无分文，却嗜酒如命，花光了钱就去当铺，人家不收他的东西他就四处借钱——说是借钱，其实和勒索差不多——然后去酒庄痛快一天，还专爱闹出些可笑的事来。

“听说刘家的小姐，心灵手巧，人长得也俊秀，这不马上要和李二郎成亲了。”大家在酒庄这样闲聊时，长吉一脚把门踹开，边往里走边大声插嘴道：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成亲之前，不如去请那刘大小姐来给咱陪一次酒，怎样？”

几个汉子哄笑起来，把酒庄的茅屋顶都要掀了的伙势。刚巧不巧，刘家小姐正好路过门口，听见长吉这番胡闹话，脸上顿时红一块青一块，气得当街就哭出来。长吉却很得意的，往掌柜面前一靠，挑挑眉毛，开口道：

“讨点酒，没有钱。”

掌柜一边骂着长吉“无赖”，一边怕他又赖在酒庄不走，只得满不情愿地把一小杯掺水酒往他面前重重撂下。这掺水酒是掌柜专门用来应付长吉的。

“这可是替刘大小姐赏我的喜酒吧？”长吉粗声大气地说道，越发来了兴致。大家又是一阵哄笑。几个正直的青年看不下去，又惧怕长吉的强壮，只好在角落里不满地嘟囔，以表达自己的愤慨之情。

闹到傍晚，半醉的长吉被掌柜用扫帚赶出门去，跌了个狗啃泥。大家指着长吉又笑了一通，就各自散了。长吉也拍拍身上的土，摇摇晃晃地走回家。他嘴里哼着下流的小曲儿，不知不觉却拐进了一片茂密的黑松林，左右绕不出去。忽然，长吉脚下一绊，咕噜咕噜滚出老远，又吃了一嘴的松针。长吉好容易挣扎着抬起头来，发现面前竟伫立着一位手持竹杖、身披袈裟的僧人。原来是四海闻名的玄摩高僧，常年在外云游，今日恰好路过此地，便欲前去村中化缘。

“秃驴，来，赏你点酒！”长吉拿醉眼斜瞅着高僧，挑衅道。高僧到底是修为深厚，竟没有动怒，只是叹了口气，双掌合拢道：

“可怜，可怜。整日纵酒滋事者，世间并不少见。但汝必非生而若此，如能回头，便可上岸，得佛庇佑。”说完，高僧便离开了。

长吉仍然歪倒在落满松针的地上，听着竹杖拄地的声音渐行渐远。昏沉之中，他不知为何想起了学堂先生的戒尺。在他还是个顽童的时候，这戒尺的声音每每伴随着老先生的谆谆教诲，所讲的一切都在引领他向善。长吉也并非生来就是恶人，只因日后放荡不羁、好吃懒做，才沦落到如今的地步。已经过去这么多年，那位老先生想必也早已离世了吧？长吉挣扎着爬起来，找了一棵松树，把壮硕的身躯倚在粗糙的树干上，两眼望着缓缓升起的月亮。余醉之中，过往二十余年的荒唐生活如走马灯般在

他的眼前一幕幕闪现，耳边却一直回荡着方才高僧的劝戒。

“啊！”高僧之语宛若山谷中的清风，将长吉的酒意彻底吹醒。他凝望着松叶空隙中流转的星河，不由得泪眼婆娑。良久，他幡然悔悟。

“我的前半生算是白白浪费了。不过假使我从现在改过，重新做人，也尚未迟。”东方泛白时，长吉已然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长吉立即就做出了行动，他一回到家，就翻出生锈的锄头，去了自家的田里。正是适宜播种的季节，四周的田野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都是一派盎然生机，长吉的田却因久未耕种，已经满目荒芜、杂草丛生。可长吉仗自己年富力壮，只用一天时间，就把田地全部翻整了一遍。日落时分，长吉疲惫地回到家里，累得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但他产生了一种久违的满足感，这是酒所无法比拟的。

“那么，明天就去买种子吧。”长吉躺在床上，想，“不过得先借些钱……”

次日一早，长吉敲开了邻居家的门。邻居是个安分守己的青年，长吉知道他向来厌恶

自己，不过现在也只有碰运气这一条路可走了。

邻居探出头来，没好气地问：“长吉？你来干什么？”

长吉尽力用诚恳的语气说：“我想……我想借一点钱。”邻居一听是来借钱，马上要关门，长吉连忙把门顶住，加上一句：“不多，够买两把种子就行。”

“种子？你要种田？别骗人了！再说你之前借我两次钱，都还没有还过哩。”邻居嘲讽般地回道。

“这次是真的，绝对是真的。钱……我今年秋天一定全部还上！”长吉竭力为自己辩护着，生平头一次感到不好意思。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秋天之前别想再找我要钱！”邻居也许是怕他再闹事，将一把铜钱扔给长吉，就砰的一下关了门。

长吉喜出望外，临走还不忘在门外道声谢。揣着钱路过酒庄，长吉心里却又痒起来。

“不行不行，酒得戒了，至少可以省下些钱。”长吉咬咬牙，没有停步，径直去买回了庄稼种子。他又用了一天，把所有种子播了下去。当暮鸟吱吱喳喳地飞往松林时，长吉立在田

头，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几方田地。“等秋天粮食长成，这些就足够我一个人吃的啦。如果再卖掉些，应该能还了欠账吧……”

村里人也惊讶于长吉的变化。从前混迹酒家的那个浪子仿佛换了个人，成了一个勤劳朴实的好小伙。长吉的一身力气也用到了地方，他时常帮助大家搬些重物，有时甚至连报酬也不要。刘家小姐出嫁前一天下了场大雨，花轿陷进泥地里，动弹不得。大家正着急时，一位壮汉赶来，一下子就将花轿拔出，不等大家道谢便不见踪影。据几个眼尖的村民说，那位壮汉不是别人，正是长吉。

长吉有时实在忍不住，还去酒庄喝上一两回。但他每次都按数付好酒钱，换得一壶香醇的美酒，就一个人安安分分地坐在角落喝起来。长吉一安静，酒庄里的空气也从此沉默了不少。

“喂，长吉，再耍几个段子呗？”几个闲得无聊的汉子耐不住寂寞，冲长吉打趣。长吉却摆摆手，一口干完杯中的酒，便大步走出门去。

“这小子究竟中了什么邪？”几个汉子颇感无趣，就

都散了。

不止酒庄，整个村子的气氛都沉寂了下来。从前肆无忌惮的笑声一去不返，大家总感觉生活少了点什么。

“可别这么说。长吉如果真能浪子回头，对他和我们都是好事情。”掌柜说着，瞅着角落里久未动过的掺水酒，自己心里却也莫名别扭起来。

没有长吉，再有人想闹也闹不起来。从前的长吉是大家的丑角，而剩下的所有人都是看客。丑角下了台，看客们自然无聊。

对于村子的变化，长吉一开始浑然不觉。看着自己种下的庄稼一天天茁壮起来，他沉浸在无比的快乐中。然而，就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扛着锄头回家的长吉听见几个村民正在闲聊，其中有一个还是借他钱的邻居。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长吉这样很奇怪？”

“是呀！要我说，还不如从前看着顺眼哪。”

“嘘——！”

他们发现了长吉，都停止了议论，回头直直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只碍眼的苍蝇。长吉见了这种眼神，顿时怒发冲冠，恨不得当场一把揪住他们

的衣服，像从前那样狠狠教训他们一顿。但他强迫自己不停地回忆改过的决心，最终还是生生咽下了怒火，一声不响地走开了。那几个村民似乎还不肯放过长吉，又旁若无人地说起长吉的坏处来。

然而不只他们，酒庄里那几位正直的青年，因为有了可以彰显自己正义的地方，心里又愤愤不平起来，仿佛错的还是长吉。每当长吉路过，他们就都在暗处愤恨地瞪着他。更有甚者，就连曾被长吉取笑过，又受过长吉的帮助的刘家小姐，有一天也对她的新婚夫婿李二郎说：

“真怪！长吉为什么不再像以前那样惹事了呢。”语气中似乎有着淡淡的不满，仿佛是在埋怨自己失去了许多看热闹的机会。

至于长吉，每每在田头燥热的中午，他总会想起大家的冷眼和议论。长吉扔下锄头，心里烦闷得很：为何自己已经改过，大家对他的态度反而比从前更加冷淡，甚至几乎到了仇视的地步？长吉百思不得其解。莫非是自己的决心还不够坚定？自打松林那夜过后从未怀疑过自己决心的长吉，现在也有些踌躇起来。“罢了，也

许改过本来就是件难事。”长吉这样想着，弯腰把锄头拾起来，却惊走了一只正在偷吃干粮的老鼠。“连你也和我过不去！”长吉愤愤地将锄头砸向老鼠窜去的方向，另一手一把抓起装干粮的布袋。他把布袋系在田头的树上，回身再次挥锄，却感到没有了从前那般力气。

夏日又过去了一段时间，蝉鸣越发寂寥，暑气逐渐沉入大地，快入秋了，长吉的心却一日乱似一日。好收成就在眼前，大家对他的态度却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往后的日子又会怎样呢？素来胆壮的长吉，也不敢深想下去，只是日复一日机械地重复着劳作，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默念自己的决心。然而，昔日的快乐与满足一去不返，当疲乏袭来时，长吉不得不再次委身于酒杯之中。尽管悔恨与焦躁之情与日俱增，长吉出入酒庄的次数还是又多了起来。

这天，长吉又独自一人坐在酒庄的角落里喝酒。他晃荡着酒壶，心情烦闷到了极点。“倒不如从前给大家取乐子的时候了。”长吉想道，自己似乎也有点怀念从前的日子。他噙了

一口酒，感到有些不对劲。定是掌柜又往酒里掺了水，这种事已经半年多没发生在他身上了。长吉心生怒火，拿眼狠狠瞪着掌柜，却发现掌柜也正不怀好意地瞅着他，似乎是有意想让他在这酒庄再大闹一场。四周一片静寂，连房顶上一根茅草落地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大家的眼睛全都死死地盯在长吉身上，目光中充满了阴险的意味。长吉怒火中烧，他感到四周形形色色的面孔都扭曲起来，仿佛青面獠牙、双目放光的修罗恶鬼。长吉被这些可怖的面孔团团包围着，纵然有千般愤恨，最终却也被深深的无力感所压倒。当他弃恶从善时，周围的人反倒暴露出了丑恶的面目，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这是什么世道——！”长吉再也忍不住，怒吼一声，把酒壶往地下狠狠一摔，就自暴自弃般地撒起泼来。大家先是一惊，随即，一阵阵快活的笑声从酒庄爆发出来，欢乐又充满了整个村庄。

听说，当玄摩高僧再次路过这个村子时，仿佛已然洞悉发生的一切，又轻轻地叹了口气，绕路而行。

## 无 题

2022级11班 付琳洁

总认为	总觉得
自己望过了太久的落日	自己走过了太远的路途
却依然徘徊在回廊中	却依旧停留在恍惚间
不知是否记得	曾经念念不忘的珍宝
第一次遇见夕阳	到现在
光辉犹如	也不过是追忆中的一片灰尘
滴落在人间的惆怅	只待有人发现

总想到	总感觉
自己寻觅了太多的地方	自己等待了太长的岁月
却还是蜷缩在角落里	却仍困在时间的洪流
也想凭借勇气闯入光	时光冲刷了一切
迈出去	记忆至如今已不清晰
却难如登天	只有回忆的一段剪影
	模糊在风雨中

## 清平乐·雨夜桐花半落

2022级4班 李玥宜

近窗花色，疏蕴染清墨。  
桐色迷朦浸云泽，雾霭欲漫沉侧。  
扰夜轻语琵琶，雨骤风吹乱打。  
应是天妒芳华，满落院前篱笆。

# 月光之下

2022级18班 程嘉雯

## 序

月亮仍安静地悬在夜色中，月光挥洒下来，毫不吝啬地盛满了整个村庄。月光透过窗棂洒进屋子，被切割成四方方的形状，照亮了他疲惫的睡颜，毅然的神色，眼旁的泪珠，一如多年前的每一个晚上。

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一个连谎言都不会精心掩饰的年纪。

就是那一年，他做出了那件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

## 第一章 夜色

他的父母在外地工作，他和爷爷相依为命，日子倒也还算过得下去，父母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他带来很多东西，但其实只要他们回来就行了，比起这些他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他知道爷爷也很想念他们，只是不愿打扰他们工作，每次他鼓起勇气打电话，他们都会说：“等秋生考了第一，我跟你爸一定会回来的，要好好学习呀。”他已经考过四次年级第一了，

可父母却从来没有回来过，整整两年了。有多少次他在被窝里悄悄流泪，却又不敢诉说他的思念；有多少次他的殷切盼望落空，却不愿把脆弱给别人暴露。他的父母渐渐变得像月亮一样遥远。

今天又是发成绩的日子，他在村庄外的小路上徘徊着，徘徊着，直至阴云散开，月亮升起，他开始一步一步地朝村里走去，眼前却止不住浮现出当时发成绩的场景。

“秋生，四十七分。”

老师把那张试卷拍在讲桌上，冷漠的声音回荡在教室里，激起了一片倒抽冷气的声音，紧接着便是无休止的春蚕一样的窃窃私语。他涨红着脸，在同学们或惊异、或担忧、或窃喜、或嘲讽的目光中走向讲台拿回了自己的试卷，平日里最看重他的老师只给了他一个失望的眼神，这比批评他更让他难受。他整节课再没抬过头，不敢去看老师的眼睛，直到放学。他逃一般地飞快冲出校门。

他踏着铺满月光的小路往

回走，今夜的月亮格外皎洁，快满月了。

他走进小屋，爷爷像往常一样坐在凳子上等他，见他进来，咧着没牙的嘴笑着说：“秋生回来啦，看看爷爷在锅里给你准备了什么？”他踮起脚尖，揭开锅盖，里面是十几根喷香金黄的甜玉米，是他最爱吃的那种。秋生忍住鼻酸，一言不发地拿起一根递给了爷爷，又挑了一根最小的自己默默啃着。蝉鸣高昂，晚风起，爷爷笑着问：“秋生这次考试又是班级第一吧？”他沉默地放下玉米，把手里的试卷递给了爷爷。爷爷扫了一眼就怔住了，脸上的笑容凝固，他的双手开始颤抖，举起一只手，似乎想给秋生一耳光，最终却没下得了手，只是叹息着：“你让我怎么和你父母交代啊？”泪水顺着秋生脸颊流了下来，泛着粼粼的微光，他咽哽开口：“爷爷，你给我爸妈打个电话吧。”他停了一下，嗫嚅着：“上次考试，宋军交了白卷，他爸妈就从云南回来监督她学习了，这次我

考了不及格，你让他们回来监督我好吗？”他轻轻舔了一下流到嘴角边的泪珠：“我想他们了。”

爷爷似乎明白了什么，嘴唇颤抖着，两行浑浊的泪涌出眼眶。

那一夜，爷孙俩抱在一起哭了很久，月光倾洒间，不知是谁的哭声，谁的眼泪。

漫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凄茫？

## 第二章 月圆

第二天上课，老师将他叫到办公室，他忐忑不安地走进去，在老师的示意下坐了下来。老师慢慢开口：“你爸妈昨天给我打电话了，问你考得怎么样。”他沉默地抠着手。老师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他们说后天就回来监督你学习，别让他们失望。”

他心里猛地一颤，脸上也逐渐泛起了红。

事情似乎正在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

晚上回家后，他迫不及待地告诉爷爷爸妈快回来了，而爷爷只是发出了一声听不出是悲是喜的叹息，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年幼的秋生当然不懂那些弯弯绕绕，只是怀着一

颗热切的心等待着父母回来，转眼间两天过去，他趴在窗户前盼望着，盼望着，爸妈应该快回来了吧？

屋外敲门声突然响起，带着急切。他迫不及待地冲到门边，爷爷也匆匆走了过来。他拉开门，月光照了进来，可门外站着的并不是他朝思暮想的爸妈，而是一脸凝重的村书记，手里还拎着一个袋子。他无法掩盖住自己失望的表情。爷爷感到有些不安，赶忙问道：“老刘啊，大半夜来我们家，有什么急事吗？”

村书记犹豫了一下，看着他们，似是有些艰难地开口：“秋生他爸妈坐的那辆车出事了，全车无人生还。”

明明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却好像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转头看向爷爷，爷爷也愣住了，脸色一片灰暗。他又看向村书记，毫无征兆地扑了上去，大声嘶喊道：“你骗人！老师说了他们今天会回来的！”爷爷急忙把他拉了回来。村书记叹着气，从袋子里掏出两个黑色的盒子递给了爷爷，说：“节哀。”爷爷颤抖着接了过去，眼泪也滴落在了上面，又有谁能相信呢？他们甚至前天还在关心他的学习。村书记已经离

开了。

他亲手害死了自己的父母？如果他当时没有故意考得那么差，结局会不会就不是这样了？

如今悔恨将何益？肠断千休与万休！

十二岁的男孩子啊，第一次在爷爷怀里哭得这么撕心裂肺，爷爷摸着他的头流泪道：“娃儿啊，这不怪你，这都是命啊，都是命……”声音逐渐小了下來，直至变为喃喃的低语，混着哭声显得格外揪心。

这天是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六日，刚好满月。

死去的人难再活，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哭着是活，笑着也是活。

往后的日子就格外艰难了，没有了父母的工资，爷爷靠着微薄的退休金拉扯他长大，时不时替他人做些杂活，爷爷的身躯日益佝偻。他再也没有丢掉过第一名的位置，带着沉重到几乎压垮他的负罪感，从初中，再到高中。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能够让爷爷过上几天好日子，是这份信念支撑着他走了下去。

当他拿到武汉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他又感到了久

违的喜悦，狂奔到家想把好消息告诉爷爷。爷爷正坐在门前的椅子上，似乎正在打盹，他像个孩子一样地兴奋大叫：“爷爷，我考上大学啦！我很快就能让您享福了。”

很奇怪的，爷爷并没有醒来，他明明已经很大声了啊。他拉住爷爷的手，怔在了原地，爷爷的手冰凉。

在葬礼上，他麻木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流不出一滴眼泪，耳畔是邻居们窃窃私语的声音。

“看这孩子多冷漠，他爷爷把他拉扯大，他连滴眼泪都没有。”

“就是啊，这哪里像个孙子。”

“听说他考上了个好大学，啧啧，光学习好，人品不行。”

“当年他父母不就是他害死的嘛。”

葬礼结束后，他一个人走回老屋，鬼使神差地走进了爷爷的房间。爷爷的床头有一个布包，他慢慢打开，里面是崭新的三千块钱，上面有张纸条，是他熟悉的字迹：给秋生留着上大学用。

那天晚上的月光很亮很亮，他终于抱着那个布包哭了出来，十七岁的他还是像五年前一样哭得很难看，直到睡着，

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像是爷爷还在抚着他的脸颊。

终于完全彻底只剩他一个人了。

但他的未来还要继续下去。

他绝不认输，哪怕只是为了不辜负爷爷的期望。

### 番外 梦蝶

时间过得很快，他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终于又只剩他一个人了啊，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很久以来，他似乎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他面对着窗坐着，今晚的月光依旧皎洁，已是满月，他恍然大悟，今天又是四月十六日了啊。

他没开灯，看着清冷的月光溢满房间，脑海中回闪过这一生所经历过的种种。屋子里很暖和，很安静，有节律的虫鸣从屋外传进来，他感到了几丝困意，靠着摇椅半眯着眼，他感到身体似乎逐渐变得轻盈起来，在意识涣散开的前一刻，他好像看见一抹银蓝从窗前闪过。

“秋生，醒醒哎，你爸妈快回来了哎。”一声拉长音的极耳熟的的叫喊声传来，令他有种要落泪的冲动，猛地睁开

双眼，眼前的是那张苍老的面庞，带着亲切的笑容——是他的爷爷，来不及想清这一切，他的眼泪就已经扑簌簌地落了下来。爷爷笑道：“秋生这是做噩梦了？说着要等你爸妈，怎么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他感觉有些异样，仔细想了想，是了，看来他真是睡蒙了，期末考试他考了年级第一，爸妈喜出望外，前天说要回来，今晚就要到了，他怎么就睡着了呢？

他从床上弹起来，蹬上鞋子就往外跑，一直跑到村庄外的小路上，爷爷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外面的月光温和如水，柔柔地洒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是满月。他怔愣地站在路上，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他有忘记什么事情吗？

小路尽头出现的两个人影打断了他的思索，由模糊逐渐变得清晰，他感到心似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那是他朝思暮想的爸妈啊，爸爸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妈妈微笑着向他张开双手，这是他多少次梦到过的场景，他扑过去抱住了妈妈，眼泪又流了出来。爸爸在旁边摸着他的头：“秋生长这么高了，都是男子汉了，怎

么还这么爱哭。”爷爷在后面笑着看着这一幕。

有些事没想起来又怎样？感觉那对他不是很重要，可以不去深究背后的一切。毕竟他

最重要的人都在他身边不是吗。过。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向家的方向走去，而在他们的身后，月亮仍然高悬，一只淡蓝色的蝴蝶在银白色的月光中翩然飞

过。人生如梦，归处何求？那万种愁思，不得已消在蝴蝶梦中。

## 诗

2020级21班 席德佳

开春的时候，我们会去修剪那些过度生长的藤蔓，然后在傍晚打开地窖取酒，在夕阳倒映在杯中的时刻一口饮尽。仪式？只是咱们的习惯啦，生活和信仰早已融为一体，而我们只是不想失去它罢了。

——题记

### 起

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在车站等车。

她很矮，目测只有一米五五左右，却拖了个蛮大的箱子。

小小的身体里装着大大的力量。我如是想。

我是个企业家，但祖传的艺术细胞让我也是个诗人。而从诗人的角度去思考，我从她身上找到了已有些时日不曾与我相会的诗意。

那天夜里，我思考了许久，想给她编写一个可以使她出现在诗中的身份。可是直到后半夜，我都未能在她那些虚假的

身份中找到与诗意的共鸣点。

说不定，那份灵感就源于对她身份的猜测呢？

第二次见到她时，她向我递交了一份合同。

那合同的内容很简单，对于我来说，甚至不值得亲自签署。但我仍很仔细地看完了所有条款，并盖下了公司的印章。

然后，我理所应当邀请她向我介绍她所属的公司。

那并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所拥有多种功能的宗教设施，因为没能在时代的更迭中找到自己的出路，而被迫与外界其他公司签订一些有些超出宗教设施权职的合同。比如为物流

公司提供一定范围内的中转服务或者为面包公司提供货源。

我不觉得奇怪，也可能是毫不在意。

那天我注视了她许久，试图透过她异色的双瞳看清她的本质。但除了那种不知来源的热忱，我什么都没发现。

于是她不再只是一首未写成的诗中的主角，她是我想要了解的合作对象。

第三次见到她时，她带我参观了她所属的“公司”和“工厂”。

钟楼的旁边是一大片麦田，麦田上零星地飞着几架无人机，无人机的终端旁摆着几桶葡萄

酒，葡萄酒桶上叠着几张泛黄的传单，我便拿起来看了看。

新鲜可口！兰登秘制瘤奶面包今日上架！

在她的介绍下，我见到了她的“老板”——一位年轻的主教。他对如今做出的种种改变并不抵触，甚至有着比她更为激进的想法。

无所谓改变，只要守住我们的信仰。那位主教是这么说的。

不过我必须得承认，这所宗教机构似乎确实有向手工业工厂转型的潜力，因为其产出的食物、皮包或者别的什么手工艺品，非常有特色，而且不乏竞争力。

那天傍晚，我和她在麦田的中央站了许久。恰逢晚风吹起，她便给我讲起了那些属于过去的故事，我也不曾感到厌倦。

现在，我了解她了，但她身上的诗意仍未褪色。

第四次见到她时，她正在舞台上高歌。

歌词我听不懂。据那位年轻主教所言，歌词是他们的祷文配上流行的电子音乐，听感倒也不错。

但我更在乎那位台上的演唱者：唱功不是很好，但气息

平缓，声音清澈而且饱含感情。

最重要的是，我似乎被她打动了。

这无关乎诗意或是任何合作，我只是看着她为了一个不只属于她的梦想拼搏努力，并为此激发了自己的潜力。

我认为这是愚蠢的，但不否认这是崇高的。

那天我思考了很久，终于决定全力助她实现她的梦想并告诉自己，只是想看看这种群体的梦想会不会将个体抛弃。

这当然是台阶，甚至连成了楼梯。

从那时起，她便不再是什么灵感了，她自己便是完整的诗篇。

而我要做的，只是使其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 始

第一次认识她时，她正准备前往拍卖所的后台。

那是一场公益性质的拍卖会，卖的是人们的梦想。

我不是什么公益人士，但是为了公司的形象，我被迫出席了这次拍卖会，还得学着其他人的样子，翻看“梦想册”。

她的梦想在第十四页。不是第一页，也不是最后一页。

那时我就有感觉，她将会

为我讲述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

在拍卖会开始前我离开了，不过我嘱咐下属为她的梦想抬价。

我们这帮子企业家，说白了，一生都在为“利益”奔波，而我自以为是其中最专一者；可如今，在这难以再遇的诗意面前，我却从未关注过价值。

我也成为我曾嘲笑的傻子了。

又或许只是心跳了一下呢？

## 终

又一次见到他时，他一个人在田里休憩。

前几天，他和她刚办完婚礼，而作为唯一一位全程跟进了这次“帮扶”的记者，我自然也被邀请参加。只可惜，因为一些琐事而没能参加。

所以说，我来看看他。

身为记者，我似乎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身后没有摄像机，手中没有录音笔，只带着一颗赤热的心，来见一位知名人物。

哈，我倒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他打招呼了。

于是我静静地坐到他的身边，都不扭头也都不说话，只是看着面前的麦田和田中的她。彼时风起。

满田春意。🌻

# 探花郎

2021级25班 刘祥睿

“等我辞了官，就回江南，走遍绿水青山，吃遍街街巷巷，你说，怎么样？”他笑着问她。那双如秋水般的眸子里透着一丝笑意，让她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良久，她才开口道：“等你辞了官再说吧。”

他一愣，而后才笑道：“也是。”

## 一

想起这段对话时，她人在江南。

乌镇的河多，船多，桥也多。她站在桥上，打着伞，看河中来来往往的航船，忽的就想起了这句话。

距他说那句话，已有五年了，她也游过了大半个江南，尝过了数百种美食。

将手里的小笼包塞进嘴里，她转过身，按着原定的计划出发。

再往前就是杭州了，一个以湖景闻名天下的城市。

他说，那是他的故乡。

## 二

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京城。

那天，她带在身上的盘缠已快用尽，不敢进酒楼吃饭，只好站在门外，闻着酒菜的香气，咽下口中的干粮。

然后她听见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姑娘。

女子行走江湖，难免生是非，她也习以为常。也不知这回是跋扈少爷、泼皮破落户，还是不知哪里来的登徒子。她叹了口气，回过头，然后愣了一下。

眼前的人身着一袭黑衣，刺绣精密的赤色滚云纹，腰间悬着一块玉饰，手中握着一把折扇，一双眼眸好似粼粼秋水。

那双秋瞳带着几丝笑意，望着她。

“姑娘可是忘带银子了，不敢在此地吃饭？”

鬼使神差的，她点了点头。

“那我请姑娘，可好？”

她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警惕地看着眼前这人。说实话，他看起来不像之前那些来搭讪的人，但说辞和之前的那些人可谓如出一辙。该不会也是来搭讪的吧？

不行，可不能上了这人的当。

“我可没钱还你。”她随口找了个借口，打算借此拒绝这人。

“无妨，”他似乎被逗乐了，语气里带上了几分笑意，“反正本来就是请姑娘的。”好像是察觉她的警惕心，他又道：“今日正好是我生日，按照家乡习俗，我要请陌生人吃一顿饭，正好撞上了，不知姑娘可否赏个脸？”

她仔细地打量着对面，未发现他有说谎的迹象，犹豫再三，她终于还是开口应道：“那就谢谢公子了。”

很久以后，她才知道，他的家乡并没有这种习俗，那只

是他随口找的一个借口。

就像他的生日也不在那天一样。

### 三

“小二，一桌上席。”她喊道。

“好嘞，客官，菜马上就好，您要不要先来二两酒？”小二讨好地笑道。

“来二两‘梨花白’。”

“哎，好！”小二转过身，对里面喊道，“一桌上席，二两‘梨花白’。”

菜很快上齐，她拿起竹箸，安静地享用这顿美餐。

杭州的东西不错，就是有点甜，她想。

付了餐费，她打起伞，走进了蒙蒙细雨中。

江南是挺好，就是雨有点多。

### 四

“姑娘我跟你讲，你别看京城热闹，景色可远不如江南，江南的美景，那可是天下一绝……”

她有点后悔了。

本以为这人是来搭讪的，哪知这人原是来推销的。从落座到现在，他絮絮叨叨一霎不停地说整整两刻钟——全在

说江南的好。

好在他说的多，不用她接话，他自己一个人说得挺开心，她也权当在听说书——顺带着把桌上的菜一扫而光。

“……姑娘你说如何？”

她回过神，才发现他正盯着自己，等她回话。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抱歉，刚刚走神了，公子说什么？”

他摆了摆手，笑道：“不打紧，另外，姑娘也不用叫我公子了。”没等她回话，他便再一次问道：“我方才说，等我辞了官，就回江南，走遍绿水青山，吃遍街街巷巷。姑娘你说如何？”

她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答道：“挺好的。”半晌才哑摸出不对劲来，诧异地问道：“辞官？你是官府的人？”

他笑道：“是啊。”

很久以后她才知道，他五年前科举中了探花，被选为庶吉士，入了翰林院。后来更是入了内阁，步步高升，当上了首辅——一个成天想着辞官回乡的首辅。

### 五

杭州，他说过，这是他的故乡。她持伞立在船头，听雨落声声，看两岸风光。

“姑娘，你说的那个地方离这儿不远了。”船家的声音将她从回忆中唤起，她恍惚了一下，道：“就在前面那个渡口停吧。”

“没问题。”

船橹发出“吱呀”的一声轻吟，将船送到了渡口，她下了船，付了船费，走向前方。

绕过一条条小巷，她停在一座老屋前——他说，这是他家的老宅。

“你要是去了江南，没地落脚，可以去那暂住两天。”将钥匙交给她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

取出那把钥匙，插入锁孔，手上微一施力，锁便乖乖打开。推开院门，她皱了皱眉——院子里的杂草肆意妄为地生长，也许许多年没住人的缘故吧！

拔出一直佩戴的长剑，轻巧一挥，杂草纷纷倒下——想来也好笑。她多年苦练的剑法，现在竟被拿来除草？不过效率倒是蛮高，不消一盏茶的功夫，院子里便干干净净的，丝毫看不出荒废了多年的样子。

再把屋子里收拾了一下，她便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个月。

一月过后，她合上了随手

从架子上拿下来的书，又将它放回原处——她要走了，不过还会回来。

动身，去京城。

## 六

后来他们渐渐地熟了，她也常常听他讲江南的事。

自打他得知她从昆仑游过名川大江，独独未去过江南后，便一直向她讲江南的好——他也不嫌烦。

直到那天他又在向她宣传江南的好，她才挥了挥手，道：“好，我知道了！等我有空，我便去江南，好吧？”她想了想，又补充道，“前提得是江南真有你讲的那般好！”

他闻言勾唇一笑，道：“那是自然，肯定比我说的要好得多。等我辞了官，我陪你？”

“好。”

## 七

那年三月，他辞了官。

## 八

到了京城，已是快两个月后，她一路快马加鞭，恨不得能飞起来，却还是用了这么久的时间。

她进了城，匆匆忙忙地穿过街道，全然不在乎周边的事

物。繁华的东大街没能吸引她的目光，她只是兀自走向前方。

出了朱雀门，沿着官道走上一里的路，她又拐进了路边的一条小道。沿着那小道走上一二百米，就是一片墓园。她放缓了脚步，慢慢地走向墓园深处，最终停在了一座无名坟前。

她语气中带上了几分歉意，轻声道：“抱歉，来晚了。路上出了点意外，耽搁了些时日。还好，没误了日子。”

他没像往常那般，絮絮叨叨个没完，只是静静地听她开口诉说。

那年三月，他辞了官，说是要陪她回江南，可是他食言了。

## 九

那年三月，他旧疾复发，告病辞官。

他说：“不是什么大病，等我养好病，就陪你回江南，好吗？”

他斜倚在床头，看着她，秋水眸中带着几丝温柔，安静地笑。

她点点头，说：“好。”

那年九月，他看着她，虚弱地笑着说：“抱歉，我食言了。”

“不是什么大病。”只是

他未告诉她，这病，医不好。

## 十

“江南是挺好的，就是吃食有点甜，你们江南人都这么爱吃甜吗？”

“杭州我去过了，西湖是挺美的，雷峰塔也很壮观。”

“你家老宅我去过了，都快成荒屋了，你还忽悠我去住，收拾了一天才勉强能住人。”

他们二人如同过去一般相处，仍然是一个人说，一个人听。只是这次，是她说，他听。

“本来还想去塞外转一转的，只是一看江南这么好，就多留了些时日，索性不去了，以后，就留在江南。”她顿了顿，补充道，“再等些日子，我攒够了钱，就接你回江南，好吗？”

有扫墓的人路过，挥了挥手道：“姑娘，来扫墓？”

她笑道：“是啊，回来看看他。”

行人好奇地问道：“那是你什么人，坟上都刻了些什么？”

她一愣，而后如他当年一般，笑了笑，道：

“只是一个探花郎。”

（指导教师：徐金键）

# 公寓(三)

2020级28班 秦崇皓

## 三、老少

四楼躲着个孩子，我一直以为是宋老宋捌的孙女之类。那天房东病了，托我代他管几天公寓，我查住户时才知道真相。

我敲开了宋老的门，寒暄两句后，宋老说：“小徐，你查人，我得帮你叫叫门，对门的小柴，是从不给其他人开门的。”

我疑这孩子是谁，宋老挪过去，拍了拍门，用极老的嗓音扯起来唤了两声，门上大锁响动几圈，开了一半，见有我这个生人，小手很紧张地扣着门板，准备随时把我拒之门外。

“小柴，小柴，不怕的，这是你徐叔，查人的。”宋老试图安抚住那个小女孩。

“徐叔叔好。”她极怏地开了口，我匆忙地问了几个房东要我问的问题，她就设防一样合严了堡垒的大门。

宋老叹了口气：“小柴这孩子怕生，小徐你别见外。”

“这孩子……自己住？”

“小徐，你心善，我老头子不好嚼口舌，只能央你照顾好这孩子。”苍老的宋老别过身子回房，我想扶他一把，却被他推开了：“老头子我还能行，小徐，你忙吧，去忙吧。”

我回去找房东时，他正在床上缩着，嘴唇青紫，病得很重。

我把他那个宝贝花名册还回去，他才对我放心。

“小徐，想什么呢？”他轻松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开口说话。

“四楼的两户？……”

“哦——宋老和小柴啊。”说到这两人，房东终于有点人情味：“宋老快八十了吧？小柴才十岁多点，两人也是挺难的。”

“他两人怎么过日子？”

“怎么过？扶持着过呗。宋老有养老金，小柴靠别人接济。”

宋老确实老了，开春后天气转暖了，时时由小柴扶下来，晒晒太阳，听听收音机。

公寓里已然近乎人去楼空，加之我又暂无书稿需我笔耕不辍，新搬来的老好人也就常和这一老一少混在一起。

在阴暗的公寓里常常看不真切，阳光下，我才能看清那个孩子。十来岁的半大孩子了，像是从没打理过一样，生得像是棵狂乱的丁香，瘦削得近乎是锐利的轮廓，像是道烟，又像不知什么的影子，若不是一双眼总在畏惧什么，真不是公寓里见得到的住户。

“宋老，好啊？”

“好，好。”他见公寓周围总算是活了过来，苍老的容颜也舒活，“小徐下楼活动啊？总在屋里不好。”

“是不好，出来喘口气。”收音机里正放着昆山腔，咿呀呀的，也难为公寓不是因为生存响动了。

似是因为我又不合时宜地叨扰了，薛柴又木了，在那里杵着看倔强生长的几棵树，枯草一样的头发，在那里毫不违和。

有伍说过公寓里的人大多

是不读书的，但我从宋老断断续续的话里，听得出宋老曾经也是个文人，宋老自己说，他曾是教书匠，因为儿子被骗去做了担保人，结果一点微薄的积蓄全没了，现在，就剩他老头子一个人住。

见小柴自己绕去了远处玩，我打听事的毛病又犯了。

“小柴啊……这孩子爹妈太不像话。”宋老直摇头，“柒儿她是黑户，没上户口的，被人忘在这儿了，托上人去局子里打听了几回，也没有音信。”

“柒儿爹妈呢？”

“……你不该乱问的，小徐，”宋老直勾勾地盯了我，“那两人都不是好人，男的在号子里了，孩子他妈也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宋老别过脸去，恶咳了几声，昆腔正转到什么“他官法如炉”上。

房东发过那场病后，就没再下过床，事事上少不了求我。那天我正收拾书稿，准备去出版社换钱，门咣咣的响了，开门一看，薛柒正在门口，支吾了不知说什么好，半天挤出字来，大概是说要去买东西，因为房东病得不能出门，央我不能送她一路。

我正要去送稿子，顺路，索性应下。这时到门外我才发现，她换上了平素无论如何我们也见不到的衣裙，一色细麻，洗得干净妥帖，踩着一双帆布鞋，小心地在门前的土地上绕行，除了面有菜色，和城市里的女孩子也没有什么两样。

“小柴，徐叔叔先没法送你去买东西，要去送书稿。”

我见她又因走了不同的路而害怕，扬了扬装稿件的袋子。

她这才不悻了眼前的路，虽然似乎仍不太情愿，但总还是期待了路那端。

“这边和那边，有什么不一样吗？”她指的是城中村的方向，在她眼里，那应该很热闹了。

“不一样。”我所去的出版社在城市的另一个极端，这是我在公寓里被高看一眼的依仗，当然不能和城中村一样。

我带她去了地铁站，她对地铁没有我预想的新奇，但她从地面走出来后，却对自己身处只能远眺的地平线感到惊奇，似乎整天被水泥框住后，就是另一个世界了。而她却忘了自己刚刚，好像是个异界来客到了公寓里。

当然，她更对我能在一个近乎富丽堂皇的出版社写书感到震惊，像是我一秒钟就变成

了她高不可攀的人，她眼里的畏惧刚搬走，迟疑又填满了空屋。

小柴是个乖孩子，我知道，出版社一楼有招待客人的地方，就寻了个安全又舒适的角落，安置好她，给她找了两本书，估摸都是她爱看的吧，还有饮料，又央我的责编照看她一会儿，才敢放心地去找主编。

我来一是要送书稿，二是想和主编谈版权的事。我收入拮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贱到了骨子里。虽然有几本反响不错的书，但良心这个混账让我一直试图压低书价，还有有人来收购 改编权等等，我也都回绝了。在公寓住了几个月，外加肿瘤不治不行，我清楚，钱总有办法让我屈服。

到底还是要脸，体面地谈完一系列事情后，我知道，名字换成徐册后，旁人也就渐渐有了对我嘘唏不已的资格了，在他们眼里，这头倔驴到底露出了马脚。

去找薛柒的时候，她很生涩，但很得体地一边看书，一边享受时间。我的责编说：

“你的侄女真乖，多带她来玩啊。”

我哑然，小柴确是人小鬼大，不知是人情练达，还是生性狡黠，不过在死要面子这点

上，和我一样可笑。

我们和那个高兴过头的责编辞别，小柴很给人长脸的有礼貌，让人猜不出她是公寓长大的孩子。可我见她没动我找出的故事书，而是我写的俗套小说，就又有问号了。

路上她罕见地开口了：“徐叔叔不喜欢写那种书。”

“你怎么看出来的？”

“徐叔一直在骂那本书的角色，”她一句话就挑出了卖点，“而且一直在使坏，故意让他们受罪。”

“你小丫头懂什么？”虽然话我喜欢听，但我不想让这个小孩说，“带你去买东西？”

“我看书的！”她不高心了，“宋爷爷也会看，会写，也教过我的。”

搬出了德高望重的宋爷爷，她以为自己有了挡箭牌了，因为我不会说我比宋老写得高凌云云的话，她觉得她赢了！

“那，为什么我的书能卖到现在？”

她可就又想不出了，确切地说不知道怎么形容。

哈哈小丫头，你还要活得长呢。

她买的大多是肉类和其他日用品，蔬菜很少，我趁机打趣她馋肉。

“家里面有新摘来的香椿芽，已经腌了几坛，现在菜价贵，不买菜。”她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清楚这个省钱的法门，“宋爷爷说，什么时候吃什么菜，现在就吃野菜。”

她还介绍说，最近能采黄花菜，从公寓往野外一路出去，能采到很多，焯过后很好吃。

她向我絮絮地说着，怜悯我不懂这些知识，但是没想过她这个年龄的城市女孩，更不该懂这些求生技巧。

回到公寓时，我们发现一辆豪车在门前跋扈地停着，上到楼上，一个人正在和宋老说着什么，但没多久，灰溜溜地走了。

他看见了我们，凑上来，手里是名片，“你们认识宋老先生吗？”

“你是？”我看这位李先生很阔，但不像是有恶意，他只是认为他比我们优越，但这样，也让小柴很不舒服。

“我是先生的学生，你们是先生的邻居吧，如果先生找我了，或者需要我帮忙，给我打个电话，先生就拜托你们了。”

“小李，我不用，我挺好！”宋老亲自拄着拐杖来送他，“你们好好的就行了，不要操心我老头子。”

看豪车被逐出了门，宋老

才肯显出老态，让小柴扶着，“小徐，让你见笑了。”

“哪里，宋老，您的学生接您走……”

“不服老啊……我走了，谁陪小柴啊？”宋老提到小柴才高兴，“今天和徐叔叔出去，开不开心啊？”

“开心！”小柴脆生生地说，像个孩子。

“开心就好，哈哈。”宋老咂摸着嘴，“香椿芽也好了，走、走，谢谢你徐叔叔去。”

小柴是坚决不让我们进厨房的，这么小的孩子娴熟地摆弄锅碗瓢盆，让人心疼。

“由着孩子来吧，没事的。”宋老隐在沙发里，“小柴死要面子，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帮她。哈哈，我老头子当时手脚笨，被丫头片子好嫌弃。”

“宋老，实在不行我们几个照顾小柴，您要不出去养养？我写书快来钱了，有了钱也带孩子搬出去。”

宋老思量着：“小徐啊，你是真心善，可你知道不，小柴有父亲，快回来了。”

“她父亲到底是怎么了？”

“你啊……”宋老压低了声音，只用嗓子漏气，“她爹是个打老婆的，进了号子，女人丢下孩子，跑了，现在不知

道在哪。”

我还想多问，但厨房灶上传来停火的声音，我只能作罢。

约好的，去陪了小柒采黄花菜，我又带她进城几回，那位李先生和我也又有过交集，我数着日子盼钱来，春天眼见要过去。

一日，我收到了狱中杜卅的信：

“急！保护好四楼的孩子们！找郝拾！买青子备着！”

这叫我云里雾里了，但我给郝拾看过后，他也变了脸色。

“不能买青子，青子事太大。”青子是他二人老家的黑话，意思是大砍刀。

“怎么了呢？”我不解了。

“那个人渣，就是柒儿她爸，跟杜卅是一个监狱的，”郝拾恨得牙痒痒，“这八成是要出狱了，不知道哪天要来祸祸人。”

“杜卅他……”

“你不知道吧？原本一直是杜卅接济柒儿，大伙才拿他当个人。”

我们几个提心吊胆了几日，或是半月，总之，在我稍稍放心的时候，到底飞来横祸。

那日我出去了，和主编谈事，回来时，进门听见房东的

痛呻，踹开门，见他被人打得半张脸血肉模糊，绑在床上。

“徐卌，楼上！救小柒去！”

我其实没听郝拾的话，还是想方设法准备了把刀，当我提着刀冲上去的时候，宋老被人打翻在地，抽着气，郝拾也被人打昏了，手里的擀面杖滚出老远。

一个男人，在小柒家里，将那里打成一片狼藉，手里是条钢管。

“我就是薛柒她爸，你是杜卅说的徐哥？他说他托你照顾我女儿，”他流着鼻血，我把拿刀的半边身子藏起来，“我谢谢你照顾我女儿了，你给她钱了吧？是不是该给我这个当爹的呢？”

“小柒呢？”“给我钱！写书的！那是我女儿！”那个男人已经是半疯了，“把钱给我！我要钱！不然我把你们全打死！”

“你在勒索我？”我露出了刀，“你在用你女儿勒索我？你敢勒索杜卅吗？”

“你个臭写书的！吓唬谁呢？！”他甩着棍子冲了过来，他很健壮，我肯定打不过他。

……

我躺在血泊里，我从未和死亡如此接近，左眼什么都看

不见了，半个头像是不翼而飞，至于身上的痛苦更不用说了，我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

小柒被绑在角落里，惨状我无法形容。窗外是警笛声。

警察说我是正当防卫，无罪释放，看来，至少法律认可我的行为。

关于薛柒，也终于有了户口，因为父母全部……在我托李先生办理以及经她本人同意后，暂时是我作为薛柒的监护人，改名叫薛瑾，宋老后来想的，说因为木瑾，好养活，还凑个五行。

等到我在病房里见到薛瑾时，她看着窗户，“徐叔叔，我知道为什么你的书卖得出去了。”

“因为他们是坏人，喜欢害人，因为自己不能害人，就看你害书里的人。”

“那我呢？”

她不说话，想不透了，窗户上是一个绳圈，因为人挂不上去，孤独地飘了起来。

孩子，你还要活得长，世界还大，你还只见了冰山一角。



（未完待续）

#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第三十四届校运动会采访记录

记者：荆楚瑜 王潇晗 摄影：刘政卓 毛振阳

高二数学组陈安玉老师：  
你若有不屈的灵魂，脚下便有  
坚实的土地



昂帅气逼人。  
见到此情此景，我难以抑  
制住心中的激动与崇敬之情，

一个箭步冲上  
去问：“老师，  
请问我可以采  
访你吗？”

他欣然接  
受了我的请  
求。

在我们的  
采访中，陈老  
师表示，他本

人非常喜欢运动（比如足球），  
也非常高兴看到大家都积极地  
加入到运动会当中。无论是在  
数学的学习中还是在体育运动  
中大家都应当发挥不怕吃苦，  
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最终取  
得较好的成绩。

陈老师还表示，运动会可  
以极好地体现同学们的身体素  
质和精神状态，它不仅仅是一

场体育竞赛，更是一个展现素  
质的平台，既有体能和技巧的  
较量，也有道德素养的比拼，  
是对老师同学们的心理素质、  
身体素质的一次验收，希望同  
学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一展身  
手，顽强拼搏，取得好成绩，  
为班级增光添彩。相信有同学  
和老师们的积极参与，校园  
会增添一份活力，一份精彩！

最后悄悄说一句：陈老师  
第一天上午戴墨镜的样子真  
帅！

毛振阳同学：石可破也，  
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  
可夺赤

告别了陈安玉老师以后，  
人群中那个帅气有气质的男生  
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定睛  
一看，这不是我今天早上在食  
堂刚刚见过的毛振阳同学嘛！  
我迅速走上前去询问：“毛振

9月29日上午，我进行了  
我“蓄谋已久”的计划——采  
访隔壁班的班主任陈安玉老师。

绕过了大半个操场，我们  
从主席台上顺利抵达了“生在  
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21级  
1班，远远就能看见我们陈老  
师的身影，那黑色的短袖穿在  
他的身上显得他人格外器宇轩

阳同学,请问我可以采访你吗?”

毛振阳同学坐在人群中眯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终于点头同意了我的不情之请。他看到我们还带了照相机,便低头把校服拉链拉好遮住了走方阵时穿的白衬衫,非常的遵守校规校纪的毛振阳同学呀。

“那么请问你对这次运动会的开幕仪式有什么看法吗?”我问道。

“我的评价是,非常满意。”他的目光转移到一旁,沉思了一下,道:“这次的开幕式呢,我能感受到校园多元的文化和同学们丰富多彩的爱好的碰撞让这次的开幕式很有吸引力,百花齐放,让我目不转睛。”

“那么,这次运动会没有参加什么项目?有没有什么遗憾?”

“没能参与进高中生活中最后一年的运动会确实挺值得遗憾的。不过呢,”他歪着头想了想,“我觉得吧,我虽然没有运动员们那样的能力,但是在观看运动会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那股拼劲,也算是受到了很大的精神上的鼓舞。”

“好,那么在学习上是不是更有热情了呢?有没有更加热爱自己选择的科目?”



毛振阳同学笑了起来,“这是肯定的。我会继续在我所热爱的道路上前进,一往无前,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不会停下来的。”

“那你有什么想对运动员说的吗?”我问。

他皱着眉思索了半天,终于憋出了一句话:“勇于挑战的你们是最耀眼的!”

**徐瑞喆同学:圆周率之所以浪漫,是因为会无限继续**

因为疫情的缘故,和徐瑞喆同学的采访是在线上进行的。

Q: 请问徐瑞喆同学参加了什么项目呢?

A: 4×100, 跳远以及200米田径。

Q: 是第一次参加吗?

A: 并不是,去年参加过一次。

Q: 参加运动会会有什么感想吗?

A: 有一些遗憾,因为我报的项目都在第二天进行,只不过因为突然的疫情,第二天的运动会没有照常进行。高中最后一次运动会没有完成闭幕,所以说我的青春也没有结束。

最后这句话,我突然感受到了从屏幕对面传来的浪漫。

是了,21级在高中生涯中最后的运动会没有闭幕,所以我们的遗憾必将在未来不可预知的时间节点上消散,我们所期许的心愿也将在那里成为我们希望的必然。

我们的青春不会结束。

永远不会。🌌



# 恰是风华正茂时

记者：刘瑞康

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来来往往的勇士们一次次战至终章，登峰造极境。学校第三十四届运动会上，我有幸成为一名记者，记录下运动员挥洒的汗水，记录下体育精神的发扬。

## 中外古今的浪漫融合—— 开幕式记录

今年的开幕式可谓是“八仙过海，诸神之战”。从优雅端庄的西式长裙，到惊艳绝美的戏曲唱将；从民国高呼自由的五四青年，到华夏挥舞赤旗的爱国学子，无不证明了学生们对本次运动会的重视与对在大美一中的舞台上亮相的渴望。这使得新高一的我眼花缭乱，感受到了一中学子的蓬勃朝气。

运动会开始后，我采访了一位观众，我们暂且叫他毛同学。“我感觉到今年的运动会比往年又要热闹很多，”毛同学笑道，“今年的运动会定是不平凡的一届，更精彩的一届。”我被他的热情劲儿深深地感动了。“那请问你对高一的穿着

校服、挥舞国旗的那个方队有什么感想？他们似乎没有太大的亮点。”他思索了片刻，回答：“我认为这是一种从简的风格，他们用了最朴素的方式，却将爱

国主义和大美一中的风采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是啊，这开幕式的真正意义，不正是展现一中学子的风采吗？“那请问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方阵呢？”“我想是锦衣卫与文艺复兴，一个是中国的传统，锦绣斑斓中带着威严的气势；一个是西方的艺术，微笑的蒙娜丽莎不需要画框……”明媚阳光下，我们结束了这次愉快的访问。

健美操与太极拳更是亮眼，健美操洋溢着欢快活跃的氛围，太极拳则是柔中有刚，宁静的气氛令人舒适。校长绽放笑容，高声宣布：“东营市一中第三十四届田径运动会正式开始！”紧张精彩的运动会拉开了序幕



## 高二张立营——实心球和阳光 一样充满希望

作为班里的实心球健将，他又兼任班里的三级跳项目。当大家正处在兴奋的心情中时，他已经从容不迫，早早来到了三级跳检录处。“你现在心里紧张吗？”他给了我一个微笑：“没什么好紧张的，重在参与嘛。”“你是只有三级跳这一个项目吗？”“不是的，其实我主要是为了实心球报名的。”一番聊天，得知他的实心球成绩相当不错，已经高二的他，没有一丝被繁重的学业打垮的样子，阳光的他定会创出佳绩，成为本届运动会上亮丽的风景线。

## 高一姜文哲、韩佳宝——对手也是朋友

在800米检录处，我遇到了这对朋友，他们在赛前有说有笑，但马上就是不同赛道的对手。对此，他们的全力以赴，就是对彼此的最大尊重。“请问你们以前跑过800米这样的项目吗？”“是的，我们初中也都有跑过。”看得出来，他们还是有些紧张，赛前聊天也是运动员们放松的最佳方式，虽然几分钟后他们将为了班级的荣誉奋战到底，但此刻大家都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在初中也都曾是跑步健将，“希望我今天能获得一个不错的名次。”姜文哲边热身边说道。“我们

会全力以赴。”韩家宝补充道。没错，这便是体育精神的内涵。不久，我看到了他们，他们班的同学正在为他们喝彩打气，我想这便是运动会的魅力所在。

## 自我经历——团结中更加努力，紧张中增添信心

下午的4×100米，我作为我们班运动员跑第一棒。在检录处，紧张与不安充斥着我的内心。队友们在相互打气，我知道，分到第八道，我们所有人都紧张，全力以赴就是最棒的。前面的人们一组又一组，我们几个竞争对手也畅聊了起来，此刻我们是朋友。很快，我手中紧握接力棒，这一刻来

了。我全神贯注，我们八个人，随着枪声飞一般向着目标前进。100米很快，第一棒跑完，我们几个又有说有笑地分开了。最后虽然成绩并不理想，但我知道，我们四颗心已经紧紧连在了一起，连在了班级上。

## 疫情挡不住运动的光芒，挡不住似火的青春

很可惜，第二天的项目由于疫情被遗憾取消，但我们对运动会的态度，正是对病毒的最好回答。无运动不青春，前方仍有困难，勇士们定会拿出更大的热情，投身至学习中去！



# 记者手记（一）

2022级13班 孙雨灿

29日下午，阳光肆意地挥洒在运动场上，天气燥热，却不能衰减同学们昂扬的斗志，下午的比赛是精彩激烈，令人热血沸腾。

我们采访到了刚在高一女子100米决赛中夺冠的高一13班高钰桐同学。刚刚完成比赛的她脸上毫无疲惫之色，面对

采访，她大方自如，言语间洋溢着青春的自信和喜悦。我问她跑步过程中有什么感想，她说：“我喜欢超过前面的人，勇于超越，感觉很惊险刺激，获得冠军很兴奋。”当问及对本班表现的评价，高钰桐赞赏地说，班里其他同学都很棒，她相信其他同学，也很荣幸自

己能为班级争光。

从运动员们的飒爽英姿中，我看到了自信自强、勇于超越的精神气概，这是青春的风采，是青春的力量。“青年之在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青年在拼搏中出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



# 校运会侧记

2021级29班 张语恬

## 一

在报上跳远和200m之后，我的心已经开始砰砰跳了，上次200m的经历在我脑海中一遍遍回放，临近200m比赛的那种紧张，一遍遍抨击着我的心，我无法按下暂停键。

第二天，有体育课，可以自由练习项目，我决定先练习我不会的跳远。“助跑，蹬，起跳”，在一遍遍的练习下，逐渐掌握技巧，自我感觉良好，直到上次跳远第一的小媯同学给了我个示范，让我看到了差距，于是心中憋了一股劲儿，一次又一次地练习。在一次次接近成功下，我的腿最后一次起跳时已经完全没有力气，竟都不能支撑着我起跳，我摔倒在了沙坑里，慢慢地站起身来，勉强还能走路，只是腿有些软，此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夜过后，我的骨头仿佛被千锤万凿，又像是经过了淬火历练，这疼不止在腿上，还

蔓延到了全身，每做一个动作，我都要经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痛，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肌肉拉伤了。

下床走路，我的膝盖向前一顶，直接磕倒在地下，我又意识到，我的腿不只是拉伤，还伴随着腿软，几乎连走路都支撑不了。

清晨的阳光雾蒙蒙的，我颤颤巍巍扶着沿路的各种东西慢慢地走进教室，我有些奇怪的走路姿势和脸上有些憔悴的神情，很快让同学发现了异样，他们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强挂上一抹微笑，笑着说出缘由，反而安慰着他们，说没事儿。但我私下里却焦虑极了，我一遍遍地问着好友馨馨，我的腿在运动会之前还能好吗，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安慰着我：“会的，还有两周呢，你可是咱们班夺冠的希望。”我听了这句话笑着说：“走路都够呛了，别夺冠了……”她也被逗笑了。

当疼痛成为一种习惯，加

之好友的每天宽慰，我不是那么焦虑了，当经历了蚀骨钻心的疼痛后，运动会这件事情好像都变得云淡风轻了，疼痛强行为我的紧张按下暂停键。

我的腿彻底不能跑步了，日常的跑操自然也无法进行。阳光透过窸窣的荫蔽投向窗内，带着忐忑的心，我缓缓走进办公室，虽然理由很正当，但鲜少向老师请假的我还是有些紧张，“老师，我想请假。”“怎么了？”“我肌肉拉伤了。”“行，那你大课间来我办公室背历史吧。”我一下子愣住了，答应得这么爽快，一切理由都被吞进了肚子，我怔怔地走出办公室，连句感谢也没说，又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看到我回来，同学伶子赶忙询问我情况如何，我如实汇报，她也吃了一惊，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班主任那里是很难请假的，可能真实情况也并非如此吧。

## 二

连续两周没有跑步，我的疼痛一天一日地减缓，运动会的各项事宜也在紧张有序地开展，运动会在师生们的瞩目下开始了，幸而，我的腿也在运动会前两天恢复得差不多了。

清晨的阳光，没有那么炙热，但也足够驱散寒冷。开幕式，啦啦操，太极……无一不洋溢着青春活力，只是东边的太阳照得我晕乎乎的，我强撑着精神，欣赏着表演，赞叹着青春力量。运动会在一片喧闹中正式开始了，我们班在看台的正中央，视野很好，只是跑步看不太见，但远处的跳高却看得很真切。对于跳高，我一向很推崇，认为这是一项很帅气的运动，于是聚精会神地观看跳高比赛。从上往下看跳高，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助跑，起跳，翻越，每个环节都看得清清楚楚，背越式自然是我的最爱，腾空一跳，头往后仰，身体越过栏杆，像一条丝带，丝滑轻盈，但这么形容又有些不确定，展现的力量之美，无法形容。当然我也有走神的时候，耷拉着脑袋，不知在想着什么，忽然胳膊被人一抓，身旁的馨馨说：“刚才有个穿绿衣服的跳的动作还挺帅。”我懊悔地摸摸头，“啊，我没看到。”他大概是

进了决赛，所以很久没有跳，时间流逝得越多，期待值就越高，终于轮到他了，只见他纵身一跃，身轻如燕，连贯又干净利落，我表示有被惊到：“确实帅，确实帅！”

在经过几轮之后，我忍不住又赞叹道：“这动作太帅了！”心中忽然萌生出一个想法，去拍他的动作！馨馨也是个淘气坐不住的，一撺掇立马同意了，于是火速借了小刘同学的相机，直奔跳高场地，到了场地又发现这相机太高级，不会用，又找了现场摄影部的高人指点，只是我的摄影技术实在不敢恭维，拍了半天，没几张能看的。馨馨一出马，咔嚓，一张十分帅气的照片被定格下来，我忍不住赞叹道：“有摄影天赋！”此时正是决赛的关键时刻，运动员们都不简单，动作也是同样的酷。历时半个多小时，我们欣赏完了整场决赛，比赛很精彩，我俩大饱眼福，但说实话，在现场的动作观感不如在看台上震撼，但现场少年们蓬勃向上，迸发出来的活力足以让人动容。想象一下，一群少年，在微风中奔跑，跳跃，抚平被风吹起的碎发，扬起胜利的笑脸，让我忽然想起一句诗：“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

风。”少年就应该追风逐浪，在艳阳下狂欢，永远肆意又张扬。

### 三

下午的跳远是第一场，在场地等了近一个小时，还没轮到第二组。两点钟的太阳最是热情，火辣辣地灼烧着人，跳高场地附近也没有阴凉地儿，便只能任由阳光在皮肤上肆虐。我的脸渐渐染了些红晕，头也愈加昏沉，馨馨见状，赶紧让我蹲下，用太阳打在她身上编织出的阴影，为我驱散些燥热，我有些心疼，便说：“跟着我来受累了，太阳这么晒。”她却不以为意，即使她的脸也被晒得通红，“没事儿啊，我自愿来陪你的呀。”

“你紧张不？”馨馨低下头，关切地问我。我蹲在地上，撑着脑袋轻轻点了点头，她歪着头，笑着说：“那我给你拍照吧！”听到这儿我立即来了兴趣，于是，跳高场地霎时变成了秀场，我和馨馨疯狂拍照，紧张感渐渐消逝了。在太阳晒了将近两个小时后，比赛终于开始了，为给我缓解紧张，好友涵特地来陪我，为了能来陪我，她还在跳高场地干了一下下午的裁判，为我“端茶送水”

自然不在话下，馨馨也一直致力于把我的帅气给定格下来，还有林林、迪子前来围观助威，我忽然感觉我好幸运，我并不是单枪匹马地作战，有一群朋友陪伴着我，在他们一声声的夸赞中，我逐渐迷失了自我，紧张什么的，早就飞到天的另一边去了，我甚至觉得“我虽然跳得不远，但姿势一定很帅吧”。之所以报跳远，就是因为一切跟酷和帅气沾边的东西，我都想尝试，当然跳高也想，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看馨馨给我拍的照片时，我的表情瞬间凝固住了，我的运动形象简直“不堪入目”，大概我的帅只在她们的心里。

#### 四

去领奖的路上，我一抬头看见好友小璇静坐在看台上，眼睛和小兔子似的，于是我决定带她去领奖，顺便散散心。路上又遇见了涵，她吵闹着让我从班里拿瓶水给她喝，我当然一口否决，她随即面带怒色：“我陪你了一下午，拿瓶水都不行？”我想想，确实，因为她才让我开心地完成比赛。我笑着连忙答应，让她等我领完奖，“天有不测风云”，领奖的人比较多，等了好一会儿，

等到回去的时候，只见涵正冲向看台，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行啊！”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我一边看着涵，又看着情绪低落的小璇，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原地。小璇轻声细语地说着：“我没事，你快回去吧。”我想着确实不宜在别班久留，也应该将获奖的好消息带回班级，于是便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回到班里，同学们给我鼓了掌，我笑着冲他们挥手，找到位置坐好。

太阳在西南边依旧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看台上的篷子庇护着我们，免受烈日的灼烧，时不时吹来阵阵冷风，吹去了我的燥热，却始终吹不去心中的烦闷。漫不经心地靠在好友彤彤身上，倾听着她讲述她的烦心事。我也忍不住大倒苦水：“一会儿吃饭，我是陪白月光（小璇）呢，还是陪饭友（涵）呢？”她有些无语：“有什么区别？”“我特意买了两份奶，一个表示安慰，一个表示道歉，我陪白月光吃就直接给她，然后再给饭友送……”说的正热火朝天时，我瞥见馨馨正撑着脑袋，闷闷不乐的，两眼无神地盯着地面看。察觉到她的异样，我赶紧询问怎么了，她没有回答，只是轻轻摇摇头，我

只当是她累了，又继续回到热聊，说着说着我总感觉不对劲儿，只见馨馨正捂着脑袋，很疲惫地坐着，在我再三追问下，她抬起头，撇了撇嘴巴，微红的眼睛似乎要落下泪来，带着些哭腔委屈地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和我说话？”我这才意识到，我确实没有顾及到她，而且用了“白月光”“饭友”这种代号，好像隐瞒着什么似的，我赶忙解释缘由，一下子惹了三个人，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不过馨馨很快就被哄好了。

#### 尾声

馨馨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常常想，若是她生在欧洲中古世纪末期，她一定是位出色的航海家，若是生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也一定是位大胆的改革家，她不是一个守规矩的人，她从不循规蹈矩，恪守常规，所以她带我干了很多我从来不敢想的事情，比如说去拍高二跳高比赛，这大概是不被允许的，若没有她，我是不敢自己去，甚至是不敢想的。

夕阳西下，阵阵轻风撩拨着我的发梢，我与馨馨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她问了我很多问题，“为什么要叫小璇白月光？”我笑着回答：“因为她是我的

生当中第一个好朋友，永远像月光一样，淡淡的却又很明亮。”我侧脸看着她，笑着说：“其实比跳远获奖更让我开心的是和你一起拍照，干了我不敢干的事情，让我变得有些‘叛逆’。”她有些哭笑不得：“这算是好事情吗？”我笑了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又说：“我经常跟别人说，真的很感谢你和彤彤，因为你们两个，所以我才变得如此乐观坚强。”其实我一直认为我的骨子里，不是

“乖”的，所谓的“乖”不过是在制度的笼子中待久了，变得麻木不再鲜活，但是有时我也认为我也许是“乖”的吧，正因为“乖”所以才更愿意接近馨馨这种跳脱、不羁的人吧。（我这里说的制度并不是特指某一项具体制度，而是心中某些形容不出来的一种枷锁，性格使然）

我在心中默默回答了她的问题：“算不算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因为有你，

才让我的青春多了一抹别样的颜色。”

我抬头看，夕阳映照在教学楼的玻璃窗上，发出亮闪闪的光，血红却又不刺眼，亮晶晶的玻璃拉长了夕阳的影子。今天的夕阳格外温柔，但东方的旭日也将会再次升起，明天依旧会继续。我不能保证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回忆，所以我纵笔，用文字将这记忆永远定格，记录着我的青春永远肆意！🌙

## 记者手记（二）

2021级36班 秦汉杰

29号下午，空气中的燥热气息让人感到体乏，积极准备的运动员和安静有序的同学们，以及不时穿梭于人群中的学生会工作人员，都让我由衷地敬佩。

我采访到了学生会纪检部部长丁智超。当时他刚完成手头的工作，站在观众席后面。我看到他额头上有不少汗珠，问道：“作为工作人员，你们

主要负责哪些方面呢？”他思考了几秒，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定时检查，分批次进行，纠正同学们的不文明行为。”他的语气坚定有力，我不禁点头。“这么热的天工作也不容易，请问你有什么感想？”丁智超看了看操场，对我说：“其实还好，一上午下来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一同学们的风气吧，真的很好，大家都很有自觉，也

很配合工作。”“从现场的氛围也能感受到。那你对什么比赛项目印象深刻呢？”他笑了笑，说：“说实话没看几场比赛。但专业组的跨栏项目我印象很深，那种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很感人。栏杆好像不是障碍了，而是他们突破自我的台阶。”🌙

## 《弘毅》第 169 期优秀作品 TOP10

《阳光的归宿》	2020 级 30 班 张皓天
《中国人失掉想像力了吗? 》	2021 级 38 班 解语博
《论考场作文浮夸风》	2020 级 26 班 林檎
《乱麻、花岗岩，我是个好人》	2020 级 18 班 单子豪
《问山》	2020 级 25 班 李晓彤
《归尘》	2020 级 21 班 盖一林
《把风声邮给你》	2021 级 36 班 煜墨
《李后主感故赋词》	2021 级 2 班 流火
《公寓》	2020 级 28 班 秦崇皓
《与时间赛跑》	2020 级 25 班 蒋卓群

## 《弘毅》第 170 期优秀作品 TOP10

《院子》	2021 级 38 班 解语博
《年少正当时》	2021 级 34 班 茶天空
《一世长安》	2021 级 12 班 七栖
《青春·致一年后的自己》	2020 级 23 班 冯衍峥
《清风·幕后与有机化学之外》	2021 级 2 班 希瓦艾什
《月亮与六学科》	2020 级 17 班 鲁子安
《“鹿鸣”清音留心间》	2021 级 36 班 煜墨
《萤火虫森林》	2020 级 26 班 辰曜
《咸菜坛》	2020 级 26 班 商艺晨
《情诗——给你，或者祖国》	2022 级 22 班 柴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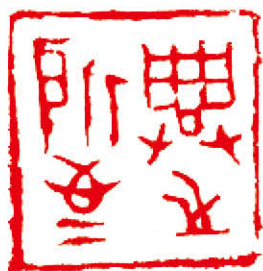
## 文学社近期活动

9 月 29 日，二月文学社参加校运会，负责广播稿审稿和现场采访工作。



校园·青春·文学

山东省高中优秀文学社刊  
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社刊



封一作品：周海波湿地水彩画  
封四作品：尚桂安篆刻（兴之所至）  
封面设计：张晓彤